

澳門筆匯

96

2026.03

澳門教師創作人特輯 心耕學海 筆履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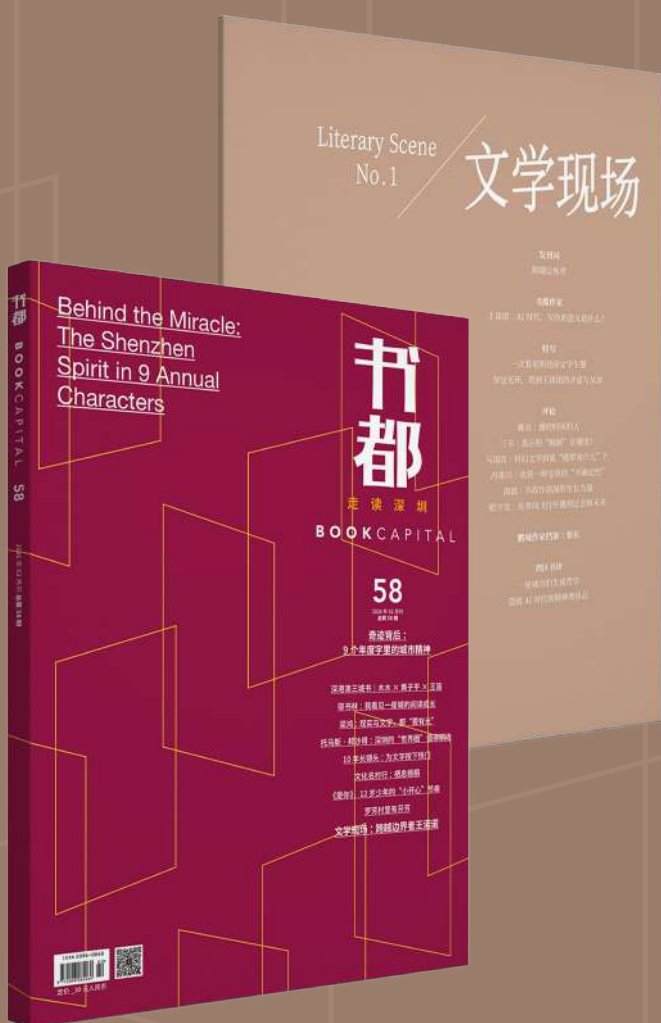
- ▶ 三行詩十首 ◎邢悅
- ▶ 我記起那一束光 ◎呂志鵬
- ▶ 與光重逢 ◎鄭靖
- ▶ 轉校生 ◎我陽

《书都·走读深圳》2026年

刊中刊：文学现场

以书都之眼，发现深圳的“跨越边界者”
观察、对话、碰撞、激荡

本期书都作家——王诺诺



发刊词
跨越边界者

书都作家
王诺诺：AI时代，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特写
一次看见明亮的文字午餐
穿过光环，看到王诺诺的矛盾与从容

评论
姚亮：操控时间的人
三丰：真正的“脑洞”在哪里？
马国宾：科幻文学到底“能带来什么”？
冯果川：收获一种宝贵的“不确定性”
海涯：不故作高深的生长力量
欧宇龙：在单向飞行中遇到过去和未来

鹏城作家档案：蔡东

湾区书评
一座城市的生成哲学
造就AI时代的精神奢侈品

书都
走读深圳
BOOKCAPITAL

深圳出版
深圳出版社



澳門筆匯

96
2026.03



創於 1987

澳門筆匯

2026年3月第96期

出版 澳門筆會
文學顧問 李觀鼎、湯梅笑、廖子馨
總編輯 陸奧雷
副總編輯 賀綾聲、孟京
執行編輯 梁錦生、甘遠來、瑋嵐、司徒子榆
美術總監 山田設計
發行 澳門文化廣場
承印 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書號 ISSN 1680-6476
資助單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

《澳門筆匯》徵稿啟事

本刊長期徵集以中文創作的詩、散文、小說、本等文學作品，內容不限，形式不拘。

作品以未曾公開發表、字數在一萬字以內為宜，優秀作品不受此限。凡投稿請列明筆名、真實姓名及提供聯絡資料，並以電子檔郵寄至 penofmacau@gmail.com。一經刊登當奉稿酬，投稿後二個月內未接本會通知，作品可自行另作處理。

《澳門筆匯》電子版
可於澳門筆會網下載



創於1987

澳門筆會

電話：2872 0150

地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218A, 11C

www.penofmacau.com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所有文字和圖片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摘編

光，從未遠去

瑋嵐

一縷晨曦穿過窗櫺，落在三尺講台，也落在無盡記憶深處。

這一期的《澳門筆匯》，以“澳門教師專場——心耕學海 筆履人間”為題，收錄了多位教師在不同文體中的書寫與思索，以教師的視角作為文學鏡頭，展現他們在教壇以外的創作面向，記錄他們在人間課堂上的困窘與澄明。

鄭靖的〈與光重逢〉，是一篇寫給恩師的深情悼文。作者以夢為舟，溯時間之河而上，與恩師“光老師”重逢，也與那段被文學點亮的青春歲月重逢。呂志鵬的〈我記起那一束光〉，則是一次轉身，道出教師與學生雙向救贖的關係。當倦怠教師遇上“問題學生”曉雅，從偏見到看見，從誤解到理解——學生用微光照亮師者初心，教師“應順着每粒種子獨特紋路，陪伴他們找到破土的方向。”兩篇散文，兩種視角，一束光從不同的方向照來，卻在這一時刻相遇——教育的本相正是一場雙向的奔赴，是靈魂與靈魂的彼此點亮。

本期另有《童一枝筆》十周年紀念特輯，收錄多位作家、教師對兒童文學的深情回顧；十年前，《童一枝筆》在澳門的兒童文學土壤中悄然萌芽，十年後，它已長成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樹，庇蔭無數童心。特輯收錄了湯梅笑、廖子馨、鄧曉炯、羊豬老師、盧傑樺、黃健威、紫菱、Rena姐姐、李俊文等人的紀念文章，訴說《童一枝筆》如何在澳門兒童文學的園地中默默耕耘。此外特別策劃了“優秀作品點評”環節，評析多篇精選故事與童詩。十年，是一個階段的總結，也是新旅程的起點。期待下一個十年，能見證更多童心綻放，更多精彩作品誕生。

最後，願今期《筆匯》能讓你看見平凡日子裡那些不平凡的微光；在字裡行間，與那些曾經點亮你生命的人，再次相逢。

澳門筆匯

2026年3月第96期

澳門教師創作人特輯——心耕學海 筆履人間

新詩

- 8 邢悅 三行詩十首
9 鳴弦 值日時寫一首詩
10 譚俊瑩 逆向。生。長

散文

- 11 呂志鵬 我記起那一束光
15 鄭靖 與光重逢
18 苦極 老徐

小說

- 20 我陽 轉校生
27 泛涵 再生

《童一枝筆》十周年紀念特輯

- 32 湯梅笑、廖子馨、鄧曉炯
賀《童一枝筆》創刊十周年
34 羊豬老師 十年育樹，百年方舟
36 盧傑樺 給澳門每位孩子一個大大的擁抱
37 黃健威 兒童文學最重要的兩顆心
38 紫菱 《童一枝筆》十周年紀念
39 璋嵐 以童心為土，以想像為光
40 李俊文 《童一枝筆》十周年分享

《童一枝筆》作品互評

- | | | |
|----|-----|----------------------|
| 42 | 楊穎虹 | 紫菱《披着白毛毛的小妖怪》的童心密碼 |
| 45 | 黃健威 | 顛預《奇遇》 |
| 48 | 璋 嵐 | 陳康妮《澳門機械狗啤啤和小康妮的一萬步》 |
| 50 | 盧傑樺 | 呂靖熙《英文老師就是勇士》 |
| 52 | 紫 菱 | 盧傑樺《下午茶》 |
| 53 | 李俊文 | 洪淇霏《如果我能點亮世界》 |

創作大中華

- | | | |
|----|-----|----------------------|
| 56 | 張堂錡 | 小城詩歌別有天：略論斑馬線文庫澳門詩人群 |
| 66 | 袁紹珊 | 詩三首 |
| 70 | 喬 捷 | 小念頭 |
| 71 | 沈慕文 | 那一碗雲吞麵 |
| 75 | 劉斌立 | 路環漁村——時光褶皺裡的原色 |
| 76 | 許連進 | 長歌以賀 |

澳門文學動態

- | | |
|----|--------------------|
| 77 | 穆欣欣獲第十一屆冰心散文獎 |
| 78 | 李宇樑劇作獲國際獨角戲劇節最佳編劇 |
| 79 | 澳青文學營編輯研討會探文學傳播 |
| 81 | 澳門文學沙龍橫琴舉行 |
| 84 | 青年文學營格律課參與者眾 |
| 86 | 《澳門筆會叢書·古典詩詞》出版 |
| 87 | 《〈澳門日報〉文學副刊研究》出版 |
| 88 | 澳門故事——青年作家在地創作培育計劃 |
| 90 | 議員顏奕恆與廖子馨會面 |



／ 澳門教師創作人特輯

心耕學海 筆履人間

邢悅／鳴弦／譚俊瑩／呂志鵬／
鄭靖／苦極／我陽／泛涵



三行詩十首

◎邢悅

(一)

同學寫文章，想起在田間種番薯的爺爺
我呢，想起喜歡下棋
永遠讓我多走一步又退一步的爺爺

(二)

回學校教書
多流行的一句話啊
只是我連上班都想寫詩

(三)

要是家族裡未曾有過一位老師
那該多好啊。不然
喋喋不休是為了什麼

(四)

冬日語法課
不談詩歌，不說意象的我
與容易感動的自己真是格格不入啊

(五)

孩子不在場
我們都侃侃而談成功的教育
荒謬的心理學啊

(六)

離開學校漸覺慌忙的我沉思
一天到底寫多少字
才算得上詩意的人生

(七)

這樣的生活多無趣啊
多年來
複印舊教材就能過新的日子

(八)

跟食店外一對甜蜜的老學生打招呼
忽然記起校園時，男生唱歌
女生獻花的時刻

(九)

今天走過長梯迎接那本書帖
快遞員喊我一聲老師的剎那
歲月原來如此漫長

(十)

離開描紅簿
慢慢描摹人生憧憬的小手
慢慢也會戀愛吧



邢悅

本名莫義世，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書法家專委會）成員，澳門美術協會理事，詩人、書法家，2002年與友人創立澳門首個網絡詩社“別有天詩社”。曾獲第十一屆澳門文學獎散文組亞軍，著有《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及三行詩集《日子過得空白一點也不錯》、《喜歡一切悄然降臨》、《伴》。自2014年起，因接觸日本茶道，開始轉向以簡約文字捕捉生活感的寫作。

值日時寫一首詩

◎鳴弦

剛教完詩言志，但詩言外有一間寺
供奉的是誰的信仰？似長長的走廊忽明忽暗
我們只是一期一會，何須終身為了甚麼
太長的緣分，委實太多言外之意
何妨保存我們的短暫與純粹
只是下課的十分鐘，太陽的觸鬚
已從座位的右邊，換向左邊
一台又一台像排列的伺服，被掃描病毒
無形的，問心裡那所斑駁的寺
我們皈依的到底是甚麼？
是身份還是靈魂？是文學還是記過？
反正這裡，就是要不斷練習道別
我們只是在時光的甬道相遇
我們也是我們最後一代
終究是會一代又一代
走過



鳴弦

本名魏俊華，中國文學碩士，澳門別有天詩社理事，澳門筆會青年協會理事，澳門青年文學營導師及中學語文科教師。曾獲“澳門文學獎”新詩組優秀獎、“我眼中的澳門徵文比賽”公開組一等獎、教學設計獎勵計畫優等獎等教育及文學獎項。作品曾多年入選《澳門文學作品選》、《澳門文學新氣象》等合集，與別有天詩社成員合著詩集《迷路人的字母》、《純粹·我們》，個人著作《釀詩嘗試集》、《讀詩札記》、《集換式桌遊教學》。曾為《華僑報》專欄作家，現為《澳日學生報》創作教室點評學生作品。

逆向。生。長

◎譚俊瑩

(一)

薄暮反覆輾壓
擀麵棍的推力下
柔韌的學子

(二)

蝶形小花
蘋草色輕舟回歸
荷蘭豆一樣的校友

(三)

舊生限時動態了
我開封一顆
松露無花果酒心巧克力

(四)

白髮不經意
賽過
我那超慢跑步頻

(五)

學生晚睡
我早睡
在同一株樹上更迭

(六)

AI成癮了
所有背道而馳的慢
都不如蟲子威武



譚俊瑩

中學教師。在地球上即將居住滿14600日。要繼續擁抱詩歌。

我記起那一束光

◎呂志鵬

晨光穿過窗櫺，碎金般灑落在講台上的粉筆灰上時，我總忍不住蹙眉。空氣中漂浮着億萬顆微塵，像被驚擾的星屑，在光柱裏緩慢地旋轉、沉浮。那年初秋，我揣着一紙約書踏進這所毗鄰大三巴的學校，與其他醉心教學、以己育人的朋友不同，我這貨哪裏是懷抱三尺講台的憧憬？不過是求職無門，又不想進賭場發牌，姑且謀個差事糊口吧了。那感覺就像車站剛好在眼前，偶然買了一張不知開往何處的夜行巴士車票。

說真的，剛開始時我打從心底就厭煩這份工作。畢竟日復一日地授課、批改作業、叮囑紀律，像極了那個寒冬夜裏賣鹹肉粽的騎手，守着一成不變的節奏，與那毫無生趣的叫賣聲和重複腳踏動作無異。我的耳朵彷彿能自動過濾掉課堂的喧嘩，只剩下粉筆劃過黑板的單調聲響“喀、喀、喀”，如同定時敲打着無聊的面鼓。原以為平淡就是平淡，反正都是生命過渡而已，直到那個身影撞進我的課堂——曉雅。一頭微金色的髮絲在陽光下晃得刺眼，這絕對是令人分神的存在，尤其她幾乎總是“壓點”進教室，想不注意到她也很難。她雖不能說是全校老師都頭痛的“頑劣分子”，但起碼在我班級裏總算排得上號，而且大伙要知道，我還是新進校的教師，有道“新來新豬肉”，那些豬頭骨有多

骨感，用腳趾頭也能猜到答案吧！

她總愛把那些練習紙折成紙飛機，趁我轉身板書時便“嗖”一聲地把飛機射向窗外山坡，惹得滿堂哄笑。我試過厲聲訓斥，也試過苦口婆心，甚至反其道而行，直誇她不錯“飛機飛得挺遠的，可以去物理科組試試”但均收效甚微。甚至有段時間，我將她調到講台的第一排來“重點看管”，也不見有何起色。不過話說回來，若時間足夠長的話，就像熬鷹一樣，這不一定就沒有結果。可惜的是，她調前的位置極近門口，後來實在使不得。為什麼使不得？你們不知道，那時其他班級發生了學生跳樓事件，放學後主任便火急火燎地和我們一眾教師開大會，就是為了討論課室應不應關門。因為過去我們都是打開的，其好處是課室環境一目了然，尤其上級巡課時可以看得更清楚，不怕老師們偷懶，當然最重要的是讓老師打從心底養成接受上帝視角的存在。但現在卻因為學生突然情緒失控，便跑出教室跳樓，因為實在太快，以至誰也沒反應過來，雖然後來只是腿折了，但校方也着實怕了，於是就通知老師關門大吉好了。而我這怕事者，自然要戴多層頭盔，把她調離門口是也。但不知是否沒有了老師眼光的“溫柔”照顧，她文化課成績開始一塌糊塗，第一次段考竟有十單位

不合格。畢竟我也不是什麼學習尖子之流，長年的偏科廢學生經驗告訴我，留班幾成定局。那些日子，夕陽拖着我的影子走出校門，心裏的倦怠，比大三巴的石級還要斑駁。但大家不要以為我心痛她，我只是心痛自己，下一年又要對着她。

原以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切順其自然就好了，但那不經意的轉折就發生在一次家長會後。週六下午，曉雅家長走進辦公室，一頭明艷艷的粉紅長髮格外醒目。

“對不起，請問你是曉雅的……”

“我是曉雅的家長。”

“是的，但我們學校的規定要見她父母或監護人，不是姐姐之類，請問您是？”

“老師見笑，他父親跑了，我是她媽媽。”

我心裏立時打了個突，原定想說的話都忘記了，只是隨口而出：“曉雅的金髮……”老實說，這原來不是我想說的重點，但不知為何看到她媽媽，我立時就只想到這句說話。那一瞬間，辦公室裏安靜得只剩下窗外的鳥聲，還彷彿隔着一層厚玻璃似的。

“老師，原來你是為了她那頭髮啊！”她爽朗開口，聲音像突然擰開的收音機，打破了沉默：“我是做美容美髮的，見她頭型襯，就幫她染了微金。”我下意識地看着那頭張揚的粉紅，再望向曉雅那抹收斂的微金，忽然啞然失笑。原來我耿耿於懷的，不過是孩子身上那點被大人賦予的“不一樣”。某種偏見，就在上此刻悄然鬆動，像冰塊在溫水中悄然崩解的一條裂縫。

自那以後，我更留意曉雅，是比留意更留意的那種留意。發現她在草稿本角落畫大三巴，幾筆勾勒浮雕紋樣便躍然紙上，線條靈動得像要破紙而出。偶爾瞥見她在紙飛機機翼上寫的歪斜短句，竟還藏着幾分天然的詩意。我才驚覺，這個文化課墊底的孩子，在繪畫與文字上竟有着些許過人天賦。

我不再像單純的守分人那樣死盯着她的成績，而是蹲下身來，教她把零散的字句分行排列，告訴她：“這不是單純的句子，而是詩。”“你看，白鴿 / 掠過大三巴 / 帶來了時間。分了行，是不是比擠到一堆更有畫面？”曉雅亦不像起初那樣抗拒，這次更是似懂非懂地點頭，微金色的髮絲隨動作

輕晃，眼裏閃過從未有過的光亮。當然若面前有面鏡子的話，或許我也會看見自己眼中許久未見的、類似好奇的光芒。那是一種奇妙的連接，彷彿在空蕩的房間裏，偶然調到了一個清晰的電台頻率，傳來了意想不到的聲音。

日子緩緩流淌，她的本子裏已寫滿了關於澳門名勝、金髮，以及課堂的小詩，畫紙也攢了厚厚一沓，每張都描繪着不同時段的大三巴。然而，她的文化課成績依舊遲滯不前，又一次十科不合格的段考成績，已無可避免地坐實留班的結果。看着她筆下鮮活的色彩與文字，我心裏漸漸萌生了一個念頭……

第二段家長會後，我留下曉雅和她媽媽，開口：“曉雅文化課底子薄，硬撐地讀，恐怕會十分吃力。但我看到她的畫畫和文字上的天賦實在出眾。不如考慮轉讀藝術學校，這樣才不會埋沒她的才能。”

我原以為這番肺腑之言會被理解，沒想到曉雅媽媽的笑容瞬間淡去，曉雅更是猛地垂下頭，微金髮絲遮住眼眶。然後什麼也沒說便離開了。空氣彷彿突然凝固了。幾

天過後，主任找到了我，說有家長投訴我看低她的孩子不能在我們學校升讀，認為我們學校違反了有教無類的精神。

家長問我：“主任，你是不是覺得她成績差，就不想她留在班上？”學生也表明她不是差生……你歧視了她。

我整個人懵了，這一刻，我才意識到自己措辭太直，竟讓母女誤會了。可話語一旦出口，就像潑出去的水。好不容易終於找到機會，連忙向曉雅解釋，並拿出她的詩稿與畫作製作成的手抄報，指着內裏那些靈動的筆觸與字句誠懇道：“我真心覺得，藝術天地，才是你最適合成長的地方。而且我想告訴你，是希望你知道，這世界上還有人曾經注意到你，你不是孤單的。但願你能感受到這份發自內心的心意。”這時曉雅才抬起頭，她的眼神逐漸柔和，委屈慢慢化作一縷縷微光。

自此，曉雅的詩愈寫愈純熟，大三巴的畫也愈發靈動，她眼中總閃爍着一種能被人看得見的光。可這份剛萌芽的美好，卻被那通知輕輕打碎。那年入夏，她要隨母親遷回內地。消息來得突然，像一陣毫

無預兆的急雨。

離別那天，她抱着厚厚的詩畫本衝進我辦公室，微金髮絲被風吹得凌亂。扉頁上，是她寫下的第一首小詩：

金頭髮
不再晃
日子是苦糖
吃過苦後盡是甜

末尾還畫了個歪扭的笑臉，旁邊是兩個小人兒，一頭微金，一頭粉紅，背後淡淡勾勒出大三巴輪廓。那是她與媽媽，還有她最愛的風景。我站在窗前，手中本子尚有餘溫。風穿過窗隙，輕拂課桌上教案。就在那一瞬，我忽然明白到我厭倦的或許不是教

書，而是未曾看見那些孩子心裏藏着的詩意與微光。或許教育從來不是用同一枝粉筆、一把尺子來丈量所有靈魂，而是應順着每粒種子獨特紋路，陪伴他們找到破土的方向。

此後歲月，晨光依舊穿過窗櫺，灑落講台。每當新學子帶着跳脫的性子走進教室，我總會想起曉雅，想起那頭在陽光下閃爍的微金髮絲，想起她筆下的大三巴，想起那些如糖的詩。雖然不遠的年月後，我離開了教職，但在經歷的教學生涯中，能讓我看到一顆初心，在理解與信任裏，微微發光便已足夠了。這就像在漫長的夜裏，曾有一顆星星，用它的微光，讓我感知黑夜不黑。而那束光帶來的記憶，永遠都帶着那年夏天的溫度。



呂志鵬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與光重逢

◎鄭靖

晨霧從記憶的織毯緩緩升起，帶著青瑣山特有的松針與泥土的氣息。七點鐘的石板路還未完全蘇醒，臺階上凝著昨夜的露，像未竟的言語，一顆顆碎在晨光裡。

我木木地徘徊；然後，你來了——

青松淺裁晨霧中，毛領夾克裹著清瘦的身形，方臉大眼、烏眉鶴髮依舊——那鶴髮是從何年月開始蔓延的呢？是批改我們那些“青面獠牙”的語文試卷時，一根根染上的粉筆灰始終不肯褪去？還是無數個夜晚，案前為我們修改作文時，燈光悄悄偷走的青絲？或許，只是上海的小寒天下了雪——不要緊，我為您輕輕拂去。

我們並肩端正地坐好，向前方微笑。快門尚未按下，我卻睜開了眼，時鐘指向2026年1月6日早晨07:32。光透過窗，微茫。天花板上，河圖洛書幻成夢中的石板路，向山上的教室，延展成一條時光河，我們溯游而上。明時書院，青青瑤山。

高一（1）班教室裡，粉筆灰在千禧年之後的某個清晨，緩緩飄落。

娟記得，你曾問我們人生的理想是什麼，她說“考上大學”。你笑了，站在講臺上，冬日的陽光是你的側臉：“考上大學是目標，不是理想。”那時，我們才第一次明白，人生既要踏實的臺階，也要遙遠的星光。你指著

黑板上自己的板書，漢字在你手下開成朵朵青蓮：“字要寫得美，因為美本身就是一種理想。”

升的作文本上，你用紅筆劃去冗長的句子，寫下：“一衣帶水，又何必分分合合地輪回。”原來，文字可以這樣輕盈又深沉。他記得你評點作文像詩一樣：“仙看到了群鳳朝陽的石碑，殷的綠蘋果爬著爬著變成了紅蘋果。”輔導作文時，升告訴兒子：是你在他的語言荒原上，栽下了第一棵意象的樹。

鵬記不住文言句式，卻記得你站在教室後門的身影。漫漫高考路，鐵屋中的孩子唯一的娛樂便是課桌下流傳的閒書。你說：“隨便你看什麼書，在隨便哪個老師課上看，被逮了告訴我，我去要回來。”不苟言笑的臉上，和悅得狡黠。你的嗓音很低，低到我們要集體屏息才能聽見。聽說在你四十多歲的時候嗓子就壞了，一晃神就聽不清你在說什麼。可我們依然如此信賴你，你的目光所及，便是我們的月光堡壘。

高一開學，你讓我們修改了無數遍《漫步青瑣山》，直到石階會呼吸，馬尾松會說話。你說：“寫作，不是描述眼睛看到的，而是描述心看到的。”三年時光，你手把手地，將文學的靈魂雕刻刀遞到我們每一個人手中。

高二迷茫的春天，源差點轉去文科班。你察覺她上課走神，課間把她叫到走廊。炮仗花開得正盛，你說：“在奧賽班待著，理科再差能差到哪裡去？你語文英語都學得不錯，不要灰心，也不要想著離開了會更好。”這句話像錨，定住了在駭浪中浮蕩的小船。

芳和炳去郵局領稿費那天，陽光雀躍。五十元的匯款單，那種新鮮、興奮和驕傲，是再也無法複製的明亮瞬間。你默默幫我們投稿，將等待留給自己，將驚喜留給我們。芳說她從未說過謝謝——“那個時候嘴笨的啲”。光老師，你知道嗎？有些感謝會長成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心的山谷裡慢長，直到連成一片，直到枝桠觸及雲端。你紅筆逡巡的痕跡，早已刻進我們的生命裡。

白天最後一節是自習課。莉記得清楚，當其他班在題海裡掙扎、老師們總想佔來補課時，你奢侈地把自習課變成圖書館時間。我們像偷到時間的小賊，貪婪地在書架間流連。你說：“去讀吧，讀什麼都好。”

夜復一夜的晚自習，秒針像沉重的鼓槌。忽然，你低低的聲音響起：“下課吧。”安靜的高中部，高三（1）班爆發出壓抑的歡呼。你豎起食指：“別讓其他班聽見了，眼

紅。”白燈苦旅書山夜，星星似乎更亮了一些。夏日雨後的傍晚，窗外如潮水般湧來陣陣飛蟲撲燈，攪得同學登桌拍打，你靜靜地微笑看著——在你心裡，青春的喧鬧，是理應呵護的詩。

“沙揚娜拉”，光老師。你告訴所有苦作文久矣的我們：誠實地表達自己，就是最好的風格。你用“五段式作文法”，為我們編造了一艘小巧而穩固的舟筏，助我們渡過高考的流沙河，又撐向未來人生的起承轉合。

競賽前，我惴惴。你說，膽子壯壯的，目送我衝上前去……三年，我這“文科癩”在你的攙扶下一拐一拐地駛上了主路。十六歲的我趴在安靜如息的考場一角，默念你的“五段真經”，一筆一劃，時斷時續寫著一段離一點題、結尾全不見題的名為作文實則夢囈的落花流水。你讓我們寫過“點”“線”“面”“圓”“坐標”“方程”“拋物線”“發呆”“窗外有歌”“我的PH值”……尺寸方塊間，為窒息的我們撐起一片自由呼吸的天空。

揚帆兄拿出厚厚的一疊手抄“古詩十九首”。清風吹過，《金剛經》浮動晚霞。“這兩年，父親抄了這麼多。”松煙透過窗隙，昇華成三千詩雲，游向星群——那些未及

說出的感謝、未及表達的懂得、未及回報的溫暖，化作漫天的繁星，聚集在記憶的夜空中，爭先訴說。

後來，你躺在了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ICU病房。揚帆兄說，2025年12月29日早晨六點多，你在夢中，倒下了。是金玉媽媽發現的。2026年1月24日，揚帆兄復說，今天轉去了康復醫院，眼睛能睜開，但還無意識。醫生說，很難再恢復意識了。

時間偷走了光，把光，囚禁在這一方白色波浪間。光睡了——他的夢，比壽命悠長，比青瑣山的石級險陡，比山腳的泥土醇厚，比夏花芬芳，比我們共度的夜晚更靜、更涼。

天邊最後一點星，墜落了。清晨的霧開始消散。石板路盡頭，青瑣山上，青松挺直。

教室的輪廓逐漸清晰。我聽見早讀的聲音傳來，像遙遠的潮汐。

霧氣散盡。第一縷陽光穿透雲層，灑落在泛白的石板路上。

你成了光。你本就是光。而我們，成了追光的人。

光，老師：讓我們一起，翻開課本吧！你預習歸來，我預習重逢。攤開手掌，讓望江河畔圖書館的午後陽光，鋪滿最遼闊漫長的遺忘。

我們終將重逢，重逢——在每一個漢字被真誠書寫的瞬間，在每一次心靈被點亮的剎那，在你終於要緩緩合上的微光裡。有些重逢，不在病房，不在故地，在月夜松林間，在更廣袤的時空裡：光，仍在，一直在



鄭靖

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哲學博士候選人，澳門作家協會理事長、《澳門作家文集》編委、澳門近代文學學會理事、澳門福建海外聯誼會理事，兼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澳門筆會、澳門中華教育會、學新社、福建省澳區政協委員聯誼會等會會員。有散文、小說、新詩、舊體詩詞等發表於《澳門教育》《澳門筆匯》《澳門日報》《澳門作家文集》《國文天地》《泉州文學》《華文月刊》《新大陸New World Poetry》《國際詩壇》《有米》《女也》等漢語文學刊物。

老徐

◎苦極

山區蚊蟲多，尤其在夏日，不過幸好，我已經逐漸習慣此地氣候。衣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領口緩慢繡上白色的結晶。教育班長雖然嚴厲，但也有搞笑的一面，不至於無法忍受。至於同袍們，據聞我們這梯是大專兵，各個看上去人模人樣，沒有真正粗野到骨子裡的流氓。然而雖不覺辛苦，我仍然感到寂寞。

又到了郵務車出現在村莊的日子。班長拿著一疊大小不一的郵件，一個一個唱名。“一零五！”我知道唱到我了，趕緊跑出隊伍，立正，敬禮，“謝謝班長！”然後從那個頭腦碩大、戴著眼鏡的士官手中取過一個牛皮信封，上面印著“臺灣師範大學”幾個字。

老徐是我的軍旅生涯中，除了女友以外唯一通信的人。他的字跡秀氣，帶著一點兒童的稚拙，如同他的為人一般斯文而風趣。展信讀來，不外乎一些勉勵的話，以及當兵一事如何如何云云。他似乎知我愁苦，給我抄了首詩，是陶淵明的《雜詩》：“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後面總結道：“你天資聰穎，寫作或教學都很適合，加油吧！”此語像一則預言。

從新訓中心離開，輾轉於基地與駐地，每段日子都不短不長。我怕信到時，部隊已經移防，便沒再寫信。那是網路通訊還未普

遍的年代，老徐畢竟是上一代人，我又害怕洩漏軍事機密，於是失聯了好一陣子。再通魚雁，已是退伍之後。

“《乾坤》詩刊吳主編覺得你詩寫得不錯，不如你給我一兩首，我讓他看看？”老徐有天突然說。我沒聽過《乾坤》，只覺得好像頗厲害，以至於有些受寵若驚。挑了兩首給他，一個月後，他發來相片，笑着說：“你的詩跟張大春擺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我與寫作這個圈子有所交集。

在出版界打滾了幾個年頭，移居小城，兜兜轉轉，終究進入教職。我從未以為自己有站上講台的才能：我不喜社交，講話的聲音很小，又對不講理的人缺乏耐心。為了糊口，我想起老徐，刻意模仿他：講起學術問題時要皺眉，但是嚴肅的陳辭之後，必須要接一個笑話。笑話分為許多種類，老徐擅長的是自嘲與禮貌的挖苦，所以我也試着在畢業典禮上展現幽默感：

“‘若教眼底無離恨，不信人間有白頭’，辛棄疾雖然這樣說，但我從不相信，因為我的頭髮不會變白，只會脫落。”

那一年的畢業生中，有一人叫楊森，還有一人叫區子熙。他們雖然只上過我兩年的課，且每週只有兩節，但似乎與我特別投緣。經常拿着自己的詩問我：“老師，我寫得怎麼樣？”

“挺好啊！”我總是這樣回答。老徐從來沒有對我的詩說出不好聽的話，如果他站在我的立場，應該也給不出更高明的答覆吧。哦，也許會再補上一句：

“繼續寫！多寫！”

於是我如是也說。

我多數的課堂並不有趣，只是照本宣科——魯迅的本名叫周樟壽，後來改名周樹人，他的弟弟叫周作人；魯迅創作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著有小說集……。有時候真的悶壞了，便講一些無聊的趣事：“你們知道嗎？魯迅曾和野豬打過架……”行將就床的學生們眼中終於閃現生的氣息，不過也有人用眼神探問：“這會考嗎？”而楊森與區子熙，只是埋頭寫他們的詩。

一次在文學課上，我們一起看了羅賓·威廉斯 (Robin Williams) 主演的《死亡詩社》(Dead Poet Society)，區子熙從此把那句“O captain! My captain!”掛在嘴邊。那天起，我好像找到一份課表以外的熱情。試問：文學在哪一個時代的人心中，不是稀缺的東西？有哪一份對於藝術的追求，在現實之前擁有強大的自我防衛力量？又有甚麼天才的降臨，不處於庸材所努力建構的世界中呢？

IG、午餐攤位、校內徵稿……，我們開

始勤勤懇懇地開展詩社的工作。一個學霸加入了我們，一個樂隊的貝斯手加入了我們，一個手機遊戲沉癮者加入了我們，最後還有一個憤青加入了我們，我們兵強馬壯，如同所有電影裡的文學社團。徵稿方面也傳捷報，每期都收到數十篇作品，因為是匿名，同學們寫得毫無顧忌，有真誠得令人動容的作品，也有些令人使人動氣。

整體事態都往好的方向發展。我便想，也許可以為楊森與區子熙做一點什麼？如果是老徐，他會怎麼做呢？我瞻前顧後，左支右絀，最終想起自己曾經是一名編輯，也許替這兩個年輕人出一本詩集吧。量不必多，但是意義深重。收稿、排版、美編、校對，我做起來駕輕就熟；而且，自己已非當年黃口小兒，自掏腰包付印，沒有半點猶豫。很快地，詩集從印刷廠送到了家門口，眾人歡天喜地。

我取出其中一本，夾入一張小箋，珍重地寫上：“徐老師道鑒，敬請指正……”跨海快遞直送。許多年過去，老徐已經當上了系主任，據說收到包裹後，他只是又笑了笑：“現在這個年代出書，就是浪費錢~~”我頗感意外，但馬上又明白且釋然。他畢竟見多識廣，眼界高闊。我懷念着他，想起兩位學生，再看看那本詩集，知道有許多事物，終究是一去不復返的了。



苦極

Kucchi，住在澳門的臺灣人，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曾任實驗教育機構教師與雜誌編輯，現為中學教師。編有《閱讀理解學習誌》、《換氣》電子詩刊；著有《晨讀10分鐘：閱讀素養故事集》、古典詩集《一念波間》、《假寐之城》。

轉校生

◎我陽

那時候，陳保的眼裡滿是不可言說的微光。

—

陳保忽地想到父親的那句話。他猛然用力直起身子，翻身下床，在漆黑一片的屋子內遊走。他無比熟悉這間屋子的構造，房間出門直走六步，是客廳，客廳轉右就是飯桌，飯桌上堆滿雜物。罐頭、過期的繳費單、開瓶器、杯麵、超市特價的一捆抽紙、飲剩的咖啡、煙灰缸，密密麻麻的就像螞蟻隱藏在地下的巢，龐大而精密。陳鈞憑著早上的記憶找到父親放在桌子上的一盒煙。打火機就壓在煙盒上。

“不想讀就不要讀了！腦凶都未生理就學別人拍拖？你有本事就搬出去自己賺錢養你自己。”

噠。一簇火苗冒出，是整座房子的唯一光源。陳保望着那簇跳動的火苗，腦子一片空白，微微刺鼻的汽油味鑽入他的鼻腔。焰芯藍色，外焰橙色，那朵火距離打火機的空洞還有一段距離。噠。陳鈞的心跳微微加快，一股侵犯禁忌和挑戰規則的畸型快感油然而生，這使他體內的血液難得地變熱，像流動的火，那種火熱感很清晰——由指尖出發，經過小臂、手肘、肩膀，最終抵達脊骨，一陣酥麻的感覺取代了火熱感，由脊柱向身

體的四面八方蔓延。陳鈞覺得有一隻蝴蝶，不，我自己就像一隻蝴蝶，我的翅膀長出來了，第一次拍動。噠噠，龐大而華麗的翅膀幾乎要把整間房子頂破。指尖摸索着煙盒的形狀，四四方方，其中一個角皺縮，凹進去，一層薄薄的塑膠封套包裹着煙盒，手指划過時光滑而有阻滯——沙沙。塑膠封套發皺，陳鈞又一一將其撫平。舉在耳邊輕輕晃動，嚓嚓，拇指一推，煙盒打開了，裡面的香煙沒有排列整齊的，而是全傾向一邊。陳鈞的指尖開始冒汗，細密的小水珠在他的指紋之間分泌，他用拇指在食指的指節上搓了幾下。掌心發熱出汗。

他是故意考差的。陳保一直都知道自己很聰明，旁人要死溫爛溫才能拿到高分的科目，他只需要上課聽書，回家翻幾下書，就能全都記住。周一中文，周二英文，周三數學，周四物理，周五生物。他全會了。他能完整複述燭之武退秦師的情節，解析幾何圓錐方程的公式像水一樣就寫出來，英文複雜的時式和虛擬語氣能混着用，質心運動、動量與角動量再刁鑽也解得出，計算遺傳定律、細胞學證據什麼的更是不費力氣。五科大測全部很穩定地控制在五十分。

陳保向班裡的女生表白，她答應了。她叫程嘉嘉，長頭髮，髮尾有點卷卷的，顴骨上有着幾點淺淺的褐斑，聲音很柔，常常扯

着嘴笑。自初二開始，陳保和程嘉嘉就同班，即使高中的理班有三個，二人還是分到同一個班。嘉嘉寫字寫得很娟秀，好像一直都有參加書法小組，硬筆和毛筆書法都拿過特優獎。但她的理科學得一般，平均分只有七十分左右，因為父母說理科出路多才選理班。程嘉嘉就是那種在老師眼中，不用費心的學生，因為她能夠自己顧好自己，不搗事、不搗亂，成績過得去，沒有不及格；是班裡的科代表，老師交代的任務都能完成；很少欠功課，上課至少有一副聽課的模樣；操行有甲減。用一個很刺眼的字來概括她就是“乖”。

對於陳保和程嘉嘉二人的戀愛，同學們都以一副曖昧的眼神對待。一個尖子生，一個乖乖女，二人又眉清目秀的，就像金童玉女。老師知道嗎？當然知道。中學時期的戀愛如此明顯，那種若即若離、欲蓋彌彰的氣氛以及同學們在特定話題之間的默契對視在成人眼中分外耀眼。除了嚴肅的師長，其他年青一點的老師都樂見其成。陳保也察覺到老師那些不言而喻的深意。誰也沒有捅穿這塊窗戶紙。

“五科全炒？肯定是因為拍拖。”全部都這樣說。

陳保抽出一根煙，煙的觸感原來是鬆鬆散散的，並不堅實如棍。煙絲有股奇特的味道，像木頭，像烤焦的砂糖，仔細嗅還有酸酸的味道。

噠。一串鎖匙相互碰撞的聲音撞在大門的鎖上。一個高大的黑影脫下鞋子，換上拖鞋，踱進來，遮住露台投射進來的夜光，像宣示主權的雄性野獸回到牠的洞穴。黑

影繼續往裡走，沒有開燈。噠。黑影坐在沙發上，海棉和彈簧發出輕微的擠壓聲。噠。噠。一聲大，一聲小，火苗閃了一下。黑影又站起來，往前直走。

陳保抱着枕頭，蜷縮在床上，發出輕輕的鼾聲。

腳步聲由重轉緩。黑影轉身離開，回到客廳的沙發。噠。一陣嗆人的煙霧吐出，黑影更模糊了。

沒意思。

“差生”的世界原來這樣悶。和女生拍拖的感覺也沒有想像中那麼爽。而且成績差很麻煩，老師又過來關心你，又會和家裡人起爭執，哪怕是做平時一樣的事，也會被挑剔。這世界的真相，就是成績好、長得好的人擁有特權。成績差？那就要更加努力了。

二

眾望所歸。陳保保送到北京的大學，筆試成績87.5分，排第四；面試成績小組第一，全部考生排第三；綜合成績排名第三。錄取的專業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學。

說不上喜歡，只能說不討厭。陳保沒有明確的興趣，由幼稚園到高三畢業，讀了十五年書，陳保每一個科目都很優秀，除體育科以外，其他科目的平均分統統在八十五分以上，中、英、數三門全科更是常年保持在平均分九十分以上，是結業禮、畢業禮上台領獎的常客。填選志願時，陳保只是選了幾個和澳門現代金融發展方向相近的專業。不是經濟學類、金融學類，就是財政學類。這幾個專業在政府的極力鼓吹下，似乎大有前途，畢業後應該能比較容易找到工作。

陳保不知道，甚至現代金融是什麼也不知道，應該和數學、股票、投資、基金、銀行之類的有關。1+4的其他專業，什麼大健康、高新技術、會展文體，乃至旅遊休閒業，不也就是澳門人一直在選擇的專業嗎？又有什麼不同？

唯一能確定的就是千萬不要讀師範專業。高二填志願時，程嘉嘉就填了英語師範，被班主任、升學輔導主任先後約見，談了好幾天，終於勸服她改填其他前景更好的專業。陳保不知道程嘉嘉有沒有保送成功。

接到錄取通知書的當天，陳保沒有像其他同學一樣把那張彩印A4紙發到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和IG，以迎接鋪天蓋地的歡呼和賀喜。他只是把通知書夾在文件夾裡，沒幾天就和其他科目的練習紙混在一起。不開心嗎？陳保很開心，因為好像自己讀了十幾年書，終於有了一個不錯的結果。比起高興，陳保更迷惘。我到底要學什麼？這個專業有用嗎？這個專業適合我嗎？反正先讀就是了。萬一到時找不到工作，就和往屆回校宣講的師兄、師姐一樣，讀個碩士、博士，先拖着時間。

工作距離剛畢業的中學生很遙遠，個個都羨慕這個年紀的人，他們有的是時間和精力。然而，從來沒有人問過這群人在想什麼。他們也會想很多，也會焦慮，也會被世界巨大而無情的陰影裹挾，也會被紛亂而不確定的現實擊倒。他們也只是一頭幼獸，張牙舞爪地抵抗着世界，這一代人承受的比過去任何一代同齡人都要沉重得多。

讀大學不久，陳保就和同一宿舍裡的人變得熟絡起來。“餃子。”他要求大家這樣

稱呼他。餃子很自來熟地在第一天見面就張羅着整個宿舍的人一起聚餐，杯子和鋁罐推來推去，幾輪乾杯祝酒，氣氛就變得熱烈。那日是陳保第一次飲酒，他飲了兩罐啤酒，回宿舍吐了兩次。

一來二往，餃子就單方面宣稱陳保這個來自澳門的同胞成為了他的小老弟。陳保也沒有拒絕。澳門少有這種單純的同性之間的親密關係。難以想像人類竟然可以和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陌生人建立如此深厚的情誼，餃子說他哥哥比他大十三年，大學的室友畢業多年後還有聯繫，即使天南地北還是會零零散散地聚上幾次。陳保很憧憬這種疏離又親近的情誼，剛剛好，不多也不少，是他可以接受的距離。

好幾次，餃子都夜不歸宿。早上的專業課也沒有上，只在微信拜託兄弟們幫他簽到。直至下午，餃子才回宿舍。每次回來，這個東北漢子都一副春風得意的樣子，濃眉大眼裏着輕佻。陳保終於忍不住，走到餃子旁邊，問他：“你幹嘛去啦？”

餃子擠眉弄眼，笑得不安好心，說：“出去過夜了。和女生。”

陳保的眼睛瞪大，他肯定自己的瞳孔在此刻縮小，“女朋友？”

“酒吧認識的。”

本來不太上心的室友也把頭轉過來，紛紛到位。這是男人之間不言而喻的默契。

“你……和不認識的……”

餃子抄起桌子上橘子口味的北冰洋汽水，飲了兩口，打了個嗝，打斷了斷斷續續的提問，“哎呀！就是約嘛！在酒吧聊了幾句，郎有情，妾有意，就跑去酒吧旁邊開個

房唄。”

啊？陳保和其他室友迅速交換眼神。餃子說：“瞅你們吭哧癩肚的樣兒，沒啥大不了的，都是其他大學的妹子。而且，咱們已經十八九啦。都成年人，有啥不能幹的？”

在餃子口中，陳保認識了清吧、亞逼、抱睡、YYK等一系列的黑話。果然語言界定了人的身份，不懂這些約定俗成的暗語，就沒有資格進入特定的層區和圈子。好像也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陳保最記得餃子說的一句話：中國人啊，就是太性壓抑了。

自此，宿舍幾人就時常到酒吧消遣，不是集體行動，而是零散地組合在一起出發。餃子是五道口常客，陳保幾人都不把酒吧當做唯一娛樂，間或壓力大或遇上煩心事才會到酒吧飲酒。Lighting酒吧是他們固定前往的酒吧，就在五道口附近，出五道口地鐵站B口，往前走，過馬路就到。Lighting是清吧，即是只飲酒，沒有別的勾搭、推銷，北京三環的大學生都喜歡到這類型的酒吧。陳保他們也有試過到別的酒吧，但是受不住那裡的煙霧繚繞，也不是刺鼻的煙草味，而是一種濃厚的讓人眩暈的味道，進去十幾分鐘就暈頭轉向，連剛下單的酒來不及端上來就匆匆離開。

Mojito, Dry Martini, Margarita, Vodka Lime, Cosmopolitan, Gin Tonic, Tequila Sunrise, Long Island.

這些酒陳保都試過，出於一種解鎖未知的刺激和偏執，他每次到Lighting都會點不一樣的酒。Mojito是他第一杯飲的雞尾酒，檸檬和薄荷的味道很重，給他一種輕薄的感覺。Dry Martini一股草藥的味道，

餃子他們不愛喝，但想不到飲什麼時，陳保就會點這杯酒。Long Island就是鼎鼎大名的長島冰茶，飲這杯酒的時候，陳保不知道是酒吧的背景音樂還是他自己腦海裡播放的，“用長島冰茶換我半晚安睡”。那晚，陳保人生第一次斷片，飲了一杯長島冰茶。長島冰茶入口香甜，像可樂一樣，但突然頭腦一熱就失去意識。陳保翌日醒來錯過上午的兩節課，劇烈頭痛，像藏了一千根針在腦袋。

“保兒，要不要跟哥去Altar酒吧。我常到那裡找樂子。”餃子挑起陳保的下巴，含情脈脈地看着陳保。陳保面無表情，說：“今天不去Lighting？我想喝Martini。”

餃子收回手指，扭動腰肢，送給陳保一個飛吻，“是這種樂子喔。啾！”

“等我做完這份高數報告。”餃子得到確切答覆後，也不纏着陳保要立刻出發，歡天喜地前往大澡室洗澡。大家都在共同生活中摸清楚對方的脾性，只要陳保答應了就一定不會做，不要試圖多費口舌來讓他改變。

餃子一邊哼着歌，一邊對鏡打扮，又噴香水，又噴髮膠，聽不出是什麼洋文，口音重得像摻雜其他亞洲國家的語言。陳保穿一件絲綢垂感的白襯衫，挽起衣袖，下身是一條黑色的彈性休閒西褲。他瘦，鎖骨特別明顯。“寶貝，今天是禁欲男孩嘛。”餃子眯起眼睛，笑嘻嘻地打量着陳保。

“不要碰我。”陳保感受到後背的溫熱貼了上來，雙手扶着他的腰。陳保立刻打了一個冷戰，一隻保持警惕的刺猬突然受驚，如芒在背。陳保用手肘向後推，推開貼在他

背後的陌生男人。

陳保喘不過氣。有人狼狽地逃離舞池，五光十色的燈仍然轉個不停。空氣裡混合着煙和酒的氣味。陳保感到前所未有的窒息，在這半密封的空間裡，人類像狂野的獸肆意宣洩着欲望，他們跟着轟鳴的節奏扭動身體，DJ的歡呼讓他們共同舉杯。有的人甚至把三位數的酒精淋在身上，隨意扯過旁邊陌生人的頭，埋首便吻。明明沒有任何感情基礎，就能吻得如此激烈，空氣如膠似漆，讓人過敏不適。

餃子也是其中一員，陳保覺得這個玩世不恭的公子哥兒很陌生。我從未見過餃子獸的一面，陳保像淋完雨的雞鳥，喘着大氣站在舞池之外。人潮擠來擠去，肩被撞了不知道多少次。餃子抱着剛認識不久的女伴，站在舞池的最前方，好像要把對方吞進肚子裡一樣野蠻。

知道饕餮嗎？那是一種傳說的凶獸，無比貪婪，會把見到的一切全部吞噬，到了最後，永遠飢餓的饕餮會把自己手、腳、尾巴、軀幹一一嚼碎，直至氣絕身亡。

餃子隔着人群，向高眺的陳保飛去一個眼神。哥今晚自己找樂子，老弟，你自己搞定。陳保接收到訊號，逆着人流離開了Altar。凌晨一點半，宿舍已經關門，陳保無處可去。北京的空氣乾燥、新鮮，深深一口吸入肺後，終於讓陳保找回一點活着的感覺。

點開高德地圖，陳保打車到Lighting。
點了一杯長島冰茶。

三

第一次對性產生幻想，在陳保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幻想對象是他的同桌，一個留級生。留級生的名字叫方怡，上課從來沒有認真過，不是趴下，就是放空，被老師大聲呵斥更是家常便飯。方怡的樣子長得老成一點，上唇已經長出了一層淡淡的青灰的鬍子，腮側也有幾顆紅彤彤的痘痘，頭髮很硬，像箭豬的箭。陳保轉頭望向周圍的同學，個個身量不高，臉頰鼓鼓的，整天瘋跑大叫，一副未開化的野蠻人模樣。而沉默寡言的方怡，散發着一種微不可聞的好聞的味道，和其他同學天差地別。

“喂，阿保，借功課給我抄抄。”不等陳保答應，方怡便伸出手，把陳保抽屜裡的功課簿抽出來。陳保個子矮小，頭髮不常打理，壓着眉毛，耳側的頭髮長得可以撥到耳邊夾着，常被人誤認為是小女生，很好欺負。

出乎意料地，方怡的字很好看。方怡推開陳保湊過來的頭。

“地理堂做數學功課？很有上進心，但用錯地方。沒收。你們兩個下課來找我。”

抬起頭。地理老師木頭般的臉孔。粗黑框眼鏡下是冷漠的眼神。聲音很洪亮。方怡把功課遞出去，趴下了。

陳保僵硬地移動着目光，死死盯着被放在教壇上的功課。明明我沒有做啊……陳保的耳朵和臉頰唰地燙了起來，他一向是老師心目中的好學生，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批評和“屈辱”。方怡支起頭，低聲說：“不用緊張啦。不會怎樣的。”陳保聽到了，但方怡的話沒有起多少作用，他的心跳仍然很

快，心裡想着接下來老師會怎樣罵我、會不會通知家長、老師會不會失望……方怡望住陳保動也不動的側臉，坐直身子，用左手托着腮。

什麼太陽、水星、金星……陳保的心思早不在那些五彩斑斕的行星上，胃裡一陣陣發虛。象徵解放和審判的鐘聲響起，遊魂般的陳保站起來、敬禮，然後被揪出教室，好幾個佻皮的男同學不安好心地探出頭，像看戲一樣。他們的目光如同利刃，即使沒有看到他們的表情，陳保的背還是感覺到痛。陳保垂下頭，過長的頭髮遮住了他的眉眼。方怡雙手搭在前面，身子微微後傾，頭歪着，用下巴衝着地理老師。

“不關你們事，管好自己。入去！”地理老師斥退那群幸災樂禍的男生，這讓陳保多少感覺到一點力量，老師維護了他僅餘的自尊。

“你們兩個自己講，發生什麼事。”

“是我自己拿了他的功課。不關他的事。”方怡的語氣聽起來還是一貫的漫不經心，但這次能察覺到認真。陳保動了動頭顱，望着陳保，眼睛瞪大。方怡首先承擔了最大的責任，還把陳保撇了出去。地理老師一手撐着走廊的欄杆，一手叉着腰，咬字清晰，每個字都像圓潤的珍珠：“做學生就要有做學生的樣。方怡，我不是第一年教你，你上一年的表現比今年好很多。你看看你現在什麼樣子？上課睡覺，不睡覺就發夢，要不然就分心做其他事。我知道這些東西你上年學過。太陽系很簡單嗎？”

方怡知道地理老師的脾氣。必須要回

答她。“不是。”明明就很簡單，陳保心想。好像回答老師的詰問時，無論答案是什麼，只能回答否定的答案。

地理老師冷笑一聲，盯着方怡，說：“太陽系是整個中學地理科知識裡面最簡單的。我清晰地記得上一年，地理小測，你是全班唯一一個在第一次小測就拿到滿分的人。我還在全班面前表揚了你。你現在給我現在背一次太陽系行星的順序。”

方怡的肩動了一下，身子站直了一點。“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你看看。背得多好。我生氣的從來不是你成績差，而是你的態度。學生的責任就是上課、聽課、溫習、做功課、測驗、考試。但你自己想想，今年你的態度如何？”方怡的頭已經垂下來，抿着嘴，說：“不好。”

“不是老師特意要罵你、訓你，而是我覺得你還有希望，留班不要緊，更重要的是你有沒有放棄自己。如果你不想放棄自己的話，就給我端正自己的態度！至少讓我看到，你的行為是正在對我說‘我想升班’，而不是像一攤爛泥。”

隔着細碎的頭髮，陳保緊緊看着地理老師的眼睛。一雙大而圓的黑眸，看不清瞳孔的位置，隔着厚重的眼鏡，吞吐着懾人的光。“陳保！”突然被點到名的男生重重地眨了下眼，等待着訓誡和裁決。“雖然你是被拿走功課的人，但你也有責任。你能不能告訴老師，你有什麼錯？”

重重地咽了一啞口水。喉嚨的肌肉緊繃。陳保在喉嚨深處擠出微不可聞的氣流。地理老師耐心地等待着這位被稱為“三好學

生”的回答。那雙黑眸繼續吞吐着可怕的光芒，彷彿要把一切光線都貪婪地吞沒。喘不過氣。像小時候在鴨涌河公園游泳池溺水時的窒息感在肺部湧上來。方怡的手撞了陳保一下。陳保才從那種接近死亡的狀態被逃出來，說：“我不應該跟他玩。”未等地理老師回應，方怡繼續說：“我應該要認真聽書。以及阻止他抄我功課。”

“可以舉手和老師講。”陳保又補充一句。

地理老師眼中的黑洞停止了無盡的旋轉。她說：“沒錯。你是個聰明的孩子，幾乎把老師想說的話都講了出來。道理你都明白，我不再多廢話。你要做到。”

“明白。”

從善如流得不像第一次被訓斥。也許這類天資聰穎的人在面對人生的錯誤時仍能有從容的餘地。

當晚，陳保夢遺了。他夢到一個酷似方怡的人。濕漉漉的沼澤地隔絕日光，只有一群螢火蟲高速地突破黏稠而厚重的淤泥，撞穿茂密而幽暗的樹冠，消失在密林裡。陳保把頭埋進可怖的沼澤裡，見到像豬網油

一樣形狀的網。黑色，彎曲，下垂。陳保就這樣醒了。

一同經歷了這次一損俱損的教育後，二人變得親近，通過共同承受磨難而建立的近乎“戰友”的關係。方怡漸漸和陳保開起玩笑，他是個口是心非的人，是的時候說不是，不是的時候說是，吐出的句子像風，陳保總在捕風。

後來，方怡轉校了。陳保知道他成績差，但沒有想到有那麼差。轉校的不只方怡一人，還有許多平日裡常常被班主任破口大罵的人。陳保再也沒有見過方怡。

再次看到方怡，是在IG的限時動態上。方怡去了泰國旅遊，久不露面的他發佈了一張全身照，站在一頭五彩繽紛的大象雕像旁邊。陽光普照。可是，方怡就像泡了水的發面饅頭一樣，全身臃腫，陳保還記得他那標誌性的眯眯眼，再無其他可辨認的特徵。

如果你改變主意，就必須再次要求追蹤。

取消追蹤。

那一刻，陳保覺得這個世界再不好玩了。



我陽

長居澳門，中學語文教師。

再生

◎泛涵

黏稠的圖片被放大到令人無處可逃的地步，“許多動物具有再生能力，譬如渦蟲、水螅，被切開時能再生成兩個完整個體。這是由於牠們體內擁有比例極高的萬能幹細胞，能分化成不同組織類型。”老師補充道：“人類的幹細胞數目隨年齡顯著下降，雖然有修復受損組織、更新老化細胞等功能，但沒有一般意義上的再生能力，身體的重大損傷將伴隨人類一輩子……”窗外陽光普照，課室卻莫名其妙的濕冷。“有些動物雖然無法再生成兩個完整個體，但能修補身體的缺失部分，例如海星、海參、蜥蜴……”老師忽然壓下聲線，上半身前傾，嘴角拉起道：“還有一種比較常見的動物——蚯蚓。”透明飼養箱被填入半滿的泥土，褐粉色、頭尖而身體呈環節狀的蚯蚓蠕動、扭曲着，伴隨黏液的聲音與流動。女生大多閉上雙眼或躲在同學身後，男生則故作鎮定，暗地汗毛倒豎。偉豪死死盯着飼養箱，露出平素只有在打架時才顯現的興奮神色。兩條蚯蚓纏在一起，然後伸長，連男同學都忍不住驚呼。偉豪顯得更是興奮。

學校迎來久違的平靜，偉豪沒有打架、沒有偷同學的零用錢、沒有把同學的書包扔出窗外……他命令那些時常受欺負，已失去勇氣反抗的學生去挖蚯蚓，每人三條，至少十五厘米長。期限到了，五個神情閃縮的學

生低頭圍着他，像等候繳稅的賤民。他們拿出來之不易的收穫，偉豪一一驗收，三人被放走，兩人被他踹倒，一個只挖了兩條，一個在水族店買了小蚯蚓充數。偉豪喜歡的不是揍人，而是看別人恐懼、掙扎，揍人是手段，看人蠕動、扭曲才是目的。小時候，他在街角捉到一隻老鼠，饒有興味地搬來膠桶，把水灌到四分之三滿，坐在小橈上看老鼠在水中掙扎。看了五分鐘，他開始覺得沒有意思，便拿來剪刀把鼠之一邊手腳剪掉。鼠是無法再生的。這是我一生中聽過最淒厲的老鼠叫聲。血染紅了水，缺了一邊手腳的老鼠只能打轉、奮力抬頭側身，然後嗆水、掙扎、死去。偉豪心滿意足的離開。他做這些事時總會帶上我，因為我是偉豪的朋友。

小學二年級的某一天，偉豪來找我，說要跟我做朋友，“媽媽說找朋友要找成績好的，不能找垃圾。”偉豪很喜歡我到他的家，因為只要我在，媽媽便不會打他。那時候他不打人，只被打。爸爸打媽媽，媽媽打他。媽媽打他，他就去看動物掙扎，捉不到老鼠的時候就去街市，看雞頸被反曲地鉗住、放血，或是看魚被敲暈、剖開、刨鱗。有些老闆嫌他煩，趕他走，偉豪就到另一個街市去。反正澳門有的是街市，有的是掙扎。課室內有窸窣的細響，像痰被吐到金屬時發出的聲音。其他人是真的沒有聽見嗎？我知道那

是蚯蚓的聲音，偉豪的書包滿是裝着蚯蚓的玻璃瓶，有些已經死了，枕着自己的半邊殘軀，有些正歇斯底里地再生。生物老師走進教室，偉豪把書包裏的玻璃瓶拿出來，蚯蚓蜷曲、蠕動。“你錯了，環帶不完整，甚至沒有環帶的部分也有可能再生。”

當偉豪的朋友沒甚麼壞處，至少不用擔心被他打。不過我成績好，本來就不用擔心。有幾次他打了成績好的學生，被學校記了過，媽媽知道後狠狠揍了他一頓，拿起刀要剝他的手。自此他只打成績不好的學生，那些學生多半不敢投訴、也不跟家長說，即使被老師發現，往往告誡幾句就不了了之。偉豪也有優點，就是他不打女生。有一次，低年級的女同學不小心把飲料倒在他身上，他雙眼圓瞪，手高高舉起、全身顫抖，終究沒有打下去。在生物課展示完蚯蚓後，他又開始打架、偷同學的零用錢、把同學的書包扔出窗外……

最後一次到偉豪的家是小學六年級，那時他的父母已經離婚，媽媽仍舊經常打他，想是偉豪的爸爸也以某種形式在打她。老師派了英文測驗，他只有28分，害怕被媽媽揍，便拉着我到他的家。偉豪拿出試卷，媽媽簽了名，果然沒有打他，連責備也沒有。他以為平安無事了，怎知道媽媽竟拿着他的遊戲卡往窗外丟。那是偉豪省吃儉用，多年來從各種途徑收集而來的遊戲卡。那些卡是他最珍愛的事物，全都分門別類仔細放

好，甚至為它們起了名、賦予不同性格。我曾聽他述說角色之間的關係，自洽而複雜，令人暈眩。這些卡平時絕不拿出來示人，連我也只看過一次。偉豪哭喊着扑上去，被那個名為母親的女人一腳踹開。他在地上爬行，抱住她的右腿，她掙不開，拿左腳踩他後背，還是掙不開，她索性不理，把卡片撕成兩半丟出窗外。偉豪在吼叫，那是我童年時聽過最淒厲的喊叫聲。自此偉豪便開始打人，別人越是哭喊他越是暴虐。

偉豪開始揍人、開始讀書，雖然不是名列前茅，但一般合格無虞，這樣他能更肆無忌憚地揍人。我們不像以往親近，但他從來沒有欺侮我的想法，或許他是個重情而敏感的人。我原以為他能在這裏畢業，他的暴力機敏而隱蔽，只針對老師與同學都看不上的人。直到改變一切的那天。午休時，鄰班兩個學生邊看漫畫邊討論情節，把正在睡覺的偉豪吵醒。偉豪望過去，是可以欺負的人，便把漫畫搶走掉在地上。那人不敢反抗，只是默默去撿，但他犯了大錯，沒有等偉豪走開才撿。偉豪覺得那人在嘲諷他，又把漫畫搶走、撕碎，原以為這就結束了。沒想到那人竟衝過去與偉豪扭打在一起，偉豪比他壯，一手鉗着他，一手槌在他的背上，然後用力把他推倒，沒想到竟剛好把他推下樓梯。那人頭破血流，血染紅校服又流滿一地，慢慢失去意識。另一人呆立原地，神情像是歉疚，又像是在慶幸自己沒有插手。

由於要叫救護車，老師無法再視而不見。老師說了許多，從道德到校規、從宗教到處分，偉豪俱都無動於衷，直到老師說：“下午叫媽媽過來。”

偉豪的母親來了，他竟不自覺地顫抖。老師把媽媽叫進去，留偉豪一人在外等待，陽光毒辣，人人汗流浹背，只有他一人在抖。課間鈴聲響起，人們從不同樓層伸頭張望，仍見他在抖，神情慌張可怖。媽媽走出接待處，立馬踹了他一腳，老師連忙拉住，全校各個角落都發出哄笑、歡呼聲。偉豪雙眼圓睜，手高高舉起，身體卻抖得像超市門外的充氣娃娃。有人起哄道：“打她、打她、打她……”又被踹了一腳，連同所有卑鄙的卑劣的卑微的掙扎一同被踹倒。嘲笑聲響遍全校，“原來是隻紙老虎。”、“原來不是不打女人，是怕女人。”偉豪不像校霸，像個笑話。他當然知道別人在笑他，但他無法停止顫抖。

自那天起，沒人再怕他，他被打、被同

學偷零用錢、被同學把書包扔出窗外……他試過反抗，卻被人堵在角落端。他再也打不過了，又開始看動物掙扎，魚、雞、老鼠已滿足不了他。某天夜裏，偉豪叫我打開視訊通話。他站在山道旁，一言不發，把玻璃碎混進飼料中。不久便有流浪貓過來，吃得滿口是血，張嘴呻吟，可牠仍舊不明就裡地吃。半晌，貓忽然站起來，搖搖晃晃走了兩步便倒在地上。貓叫淒厲絕倫，有人循聲而來，偉豪聽到動靜便躲進草叢中。那人報了警，警察只看到欲死不得、躺臥在地上的貓，沒有發現他。兩小時後，偉豪又傳來視訊通話的邀請，背景是他的家，只開了夜燈。他在顫慄的黃光中狂笑，眼角與嘴角快要連在一起，身上、地下滿是血跡。遠方的黑暗中，有人在走道上扭曲、掙扎……

人類沒有再生能力，缺失的永遠缺失，這是刻在命運底層的悲慘邏輯，無法改變、無法擺脫。許多年後，我在精神病院探望偉豪時，終於明白這一事實。



泛涵

畢業於台灣大學及澳門大學材料工程學系，現職中學物理教師。喜歡散步、逛書店、下圍棋。



／《童一枝筆》 十周年紀念特輯 ／

湯梅笑／廖子馨／鄧曉炯／
羊豬老師／盧傑樺／黃健威／
紫菱／璋嵐／李俊文

賀《童一枝筆》創刊十周年

◎湯梅笑、廖子馨、鄧曉炯

賀《童一枝筆》創刊十周年

十載童里心 以文育苗
初心永駐 薪火相傳

湯梅笑

二〇一六年三月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童一支筆播下真善美的種子，讓澳門兒童文學發芽、茁壯成長。

廖子馨
2026年春

童心如璞玉，當以真誠雕琢；
未來若星河，需憑善美追尋。
走過十年創刊路，祝願《童一枝筆》如春風化雨，
以文字潤澤童心，
和澳門的大小孩子們一起，
繼續在求真、向善、尚美的路上砥礪前行，
擁抱一個充滿光明和希望的未來。

鄧曉炯
2026年3月

十年育樹，百年方舟—— “童一枝筆”十周年回顧與展望

◎羊豬老師

十年前，“童一枝筆”如一粒種子，植根於澳門的文化土壤。我們懷著單純的初衷，期望為孩子們書寫屬於他們的故事，讓他們在字裡行間找到熟悉的街景，聽見這座小城的親切呼喚。

回首過去，那句《我們都做得好》中樸素而堅定的宣言，至今仍帶著最初的溫度。開始時，僅有幾位母親、作家和教育者的參與，而現在這個平台已初具規模。這十年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旅程，我們感謝特區政府由過去澳門基本會到現在文化發展基金的支持，也感謝歷任領導的理解，使我們能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尋求平衡，在播種與耕耘中體會成長。

一、回顧：從“我”到“我們”的旅程

我們面臨雙重困境：一方面是大眾對“文學”的誤解，另一方面是文學精英對兒童文學的輕視。無力辯駁的我們，選擇用行動回應：走進社區圖書館、公園及各類機構，讓故事在孩子們純真的聲音中重生。

社區故事會成為我們的起點，孩子們圍坐在一起，傾聽屬於澳門的故事。“學生園地”的建立，使小作者的名字與大作家並肩；我們與劇社合作，設計戲劇遊戲，與畫師共

同創作，這些跨界的合作讓文學不再孤立。

十年間，變化逐漸顯現：投稿者逐步增加，涵蓋老、中、青、少四代作者；從一本刊物到多樣的故事會和校園計劃，澳門的兒童文學開始有了自己的獨特表情與聲音。

二、思考：在輕與重之間尋找平衡

這十年的實踐讓我們對兒童文學的本質有了更深的體悟。我們曾思考“大眾”與“精品”之間的張力。兒童文學應如“蔬果”般親近孩子——美味、可及、有益；但它也承載著文學的藝術追求，並非僅是消遣。如今我們明白，與其執著於建造宏大的方舟，倒不如成為一片隨時可棲息的蓮葉，在孩子需要的時候，提供一方寧靜與想像。

這使我想起古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兒童文學應具備經典之高尚，也應如“蘆葦小舟”的輕盈，承載瞬間的感悟，隨著孩子的心靈而行。

經典效法“天行健”，追求永恆的文學價值；大眾文學體現“地勢坤”，承載當下的情感需要，兩者皆合於“道”，讓藝術回歸本心，讓真、善、美在孩子的心中自然生長。我們漸漸明白，文學之路不必孤高，更珍貴的是每一份真誠的創作。與其追逐光環，不如

腳踏實地，讓文字回到孩子身邊，讓故事成為他們成長中的良伴。

三、展望：回歸本心的前行

如今，在十周年的門檻上，我們對未來的方向愈加清晰。我們將更專注於文本本身，並持續與閱讀推廣員、畫師、故事教育者等各方友好合作。兒童文學的生態需要多元的參與，我們期望成為各方之間的柔和紐帶。

我們將始終以兒童為本，服務基層。不求虛名，關注文本是否真正觸動某個孩子的心靈。希望我們的故事能走進更多社區、校園和家庭，尤其是那些資源相對匱乏的地方，讓每位澳門孩子都有機會在書頁中遇見屬於自己身處的城市的作品。

同時，我們期待新一代的加入。相信他們身懷光芒，不必守舊，能為平台注入新的視野與活力。傳統與創新並非對立，而是一場溫暖的接力——前人遞出的是火炬，而非束縛。

我們將探索更多可能性：在深耕澳門題材的同時，透過交流打開視野；在實體書頁

之外，嘗試多媒體呈現等新形式，讓本土兒童文學既紮根本土，又面向更廣闊的天地。

結語：高山與蘆葦，都是風景

十年前，我們以“童一枝筆”為名，寄託著“同一枝筆，可以書寫童心，潤澤心田，並譜寫巨著，如海洋撐起巨輪”的期盼。

十年後，我們更加明白：兒童文學不必總是“巨輪”，它可以是溪水、蘆葦、蓮葉，成為孩子成長路上隨時可駐足的綠蔭。

這艘期待中的“方舟”，根基不在於宏大的敘事，而在於自然和諧的秩序。未來十年，願我們繼續以筆耕耘，在這片小小的土地上，培育更多愛文學、愛生活、愛澳門的種子。當孩子們在故事中看見城市的面貌，當創作者在書寫中傳遞溫暖與智慧，當社會各界攜手搭建兒童友好的文化生態——

那時候，我們可以自信地說：十年讓我們長成能經風雨的小樹，相信終必成為良材，築起夢想的方舟。

——“童一枝筆”創刊編輯，現任顧問
羊豬老師記於“童一枝筆”創刊十周年



楊穎虹

澳門作家及教育學者。筆名“鐫而”、“羊豬老師”，致力教育成長方面的文字創作。澳門日報新園地及學生報專欄作者，編著兒童文學及教育著作12部。著作曾參與意大利博洛尼亞書展，獲新加坡亞洲兒童藝文節“榮譽獎項”、澳門文學獎、澳門國際兒童文學獎，“廣東省出版集團2024年度好書獎”等。

給澳門每位孩子一個大大的擁抱

◎盧傑樺

不經不覺《童一枝筆》已踏入十周年，雖說是不經不覺，但我還是有留意到它的活躍程度，與兒童渴望成長、探索世界的程度無異。策劃人羊豬老師邀請我在《童一枝筆》的第一個十周年寫點感想，讓我勾起過去自己在兒童文學活動裡的點滴。

《童一枝筆》還未成立之前，推廣兒童閱讀、發展兒童文學在筆會同仁裡已達成共識，當時正值澳門日報搬往現時的澳門日報大廈，筆會會址也順理成章遷往上址的11樓。其時，適逢筆者處於幼兒教育事業的初創時期，亦因為個人的專業與這個工作方向相契合，獲委派擔當一個兒童閱讀活動的任務。

猶記得當時的筆會會址還未像現時那樣設備完善，為了讓參與者都能讀到我預備的繪本，我需要自備投影機，我還記得當時我帶上自己4歲大仔的孩子出席活動，並做我的小助手。當天我為孩子預備了珊卓·和寧的《會飛的抱抱》，與在場的孩子玩了一個角色扮演的遊戲，故事裡面的10多個角色剛好足夠讓在場的孩子參與，孩子在互不相識的情況下，

通過這本書裡“郵寄擁抱”的活動，彼此開始認識，活動最後還進行了交換繪本的活動。

在這個活動裡，也分享了兒童十分享受與父母共讀的時光，父母親一定要努力把握這個時間，讓孩子先建立閱讀的習慣，從繪本裡不斷接收優質的語言，經過反覆聆聽，發展自己的理解力，提升表達能力，最後發展出喜歡文字表達，能夠用文字表達思想和內心感受，就好像他們讀到不同的繪本一樣，創作者給予孩子很多的祝福，而創作者同讓可以從自己的創作裡獲得更多人的愛，閱讀和創作都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

《童一枝筆》過去十多年的日子裡，都為家庭、幼兒、創作者的幸福而努力，舉辦了不計期數的幼兒閱讀活動，開創了不少的發表平台，讓幼兒、家長、創作者全情投入地參與，不單只推廣幼兒閱讀，更推動了兒童文學創作，工作值得肯定，十年時光轉眼已過，但工作還需要堅持和累積，希望《童一枝筆》在未來的日子裡面，以閱讀和創作為一對翅膀，給澳門每位孩子一個大大的擁抱。



盧傑樺

教育學博士，蒙特梭利教育學者，澳門別有天詩社社長，澳門筆會理事，獲三屆澳門文學獎詩歌組冠軍。著有詩集《等火抓到水為止》、《拳王阿裡》、《輕漫搖滾》；詩合集《詩人筆記》、詩歌入選《澳門現代詩選》、《港澳臺八十後詩人選集》、《純粹我們》、《I roll the dice: contemporary Macao poetry》（英譯詩選），《2013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詩歌卷》主編，詩歌作品散見於兩岸四地的文學刊物。

兒童文學最重要的兩顆心

◎黃健威

兒童文學千變萬化，但內功心法總不離兩個心。

第一個心是“關心”。很多初寫兒童文學的朋友，起始時會有許多故事可與讀者分享，但一段時日之後，便慢慢覺得跳不出瓶頸，搜索枯腸仍寫不出新作——這就是“關心”不足的問題。眾所周知，藝術是源自生活，多關心身邊的人、事、物，從生活中找材料是不二法門。例如老師為什麼今天遲到了？家中的筷子為什麼換新了？每日上學的路上，今天有個渠蓋不見了，每晚睡前的床邊，今夜竟點起了蚊香……凡此種種，其實都是取之不盡的原材料，所欠缺的，只是身為兒童文學的寫作者，有否以“童眼”看世界，有否用好奇、探知、妙想的兒童視角，去看一朵花或一粒沙。用童心去關心身邊一切，就會問題天天都多，故事日日新鮮。

另一個心是“開心”。或者有人認為，兒童是未來的大人，所以兒童文學必須具備教育意義，童詩童文的作者更是有責任，以童

話式的載體去達到教訓的目的。其實這一論調雖不為過，但正忘卻了兒童文童的內核是兒童而非大人。小朋友喜歡聽故事，因為故事內容有趣生動，引人入勝，小朋友更喜歡爸媽講故事，因為親子共樂是幼兒天生的心理需求，是兒童健康成長的重要養分。試想像，爸媽每次講故事，都要教訓一頓，或者非要總結出個做人道理不可，那這段原是共讀共樂的溫馨時光，就很容易變為功能性的一節課堂。如此這般，雖滿足了大人的教訓需求，但卻非兒童的心理需求。歷久不衰的智慧告訴我們，身教重於言教，教育子女的關鍵是成人樹立的榜樣，而非單單把教育的責任搪塞在一個兒童故事之中。所以，小朋友能在兒童文學中吸收到做人道理，從中得到“教訓”固然是好事，但身為童文的創作者，更重要的不是為兒童上一課，而是為一去不返的親子時光，創造思之暖心的童年回憶，成就健康快樂的童心。



黃健威

文藝學博士，澳門兒童文學協會副會長，澳門文教出版協會理事，於澳門理工大學任教多年，曾任“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評判，文化局“文化傳播大使”培訓課程導師，長年參與澳門政府及民間團體的導賞工作。著有《澳門街說古今》、《澳門天主教堂》、《澳門歷史隨街問》等有關澳門歷史的作品，亦著有澳門兒童繪本《路環七星伴月傳說》、《澳門小·澳門大》、《公公和我逛公園》、《啫哩蛋》、《被遺棄的願望》等。曾任澳門筆會轄下兒童刊物《童一枝筆》主編，作品散見於澳門的雜誌。

《童一枝筆》十周年紀念

◎紫菱

時光荏苒，在很多澳門小朋友的成長記憶裡，有一本澳門兒童文學雜誌，就像一位偶爾在公園遊玩時遇到的小伙伴，陪他們走過了最天真爛漫的童年歲月，並留下了很多很多令他們印象深刻的故事和詩句。現在，這本澳門唯一的兒童文學雜誌—《童一枝筆》，在走過了十年的歲月後，今天迎來了他的生日。

十年前，澳門作家羊豬老師和幾位澳門作家和插畫家，在近乎沒有資源的情況下，就憑著大家那顆對推廣兒童文學的熱情，終於完成了《童一枝筆》澳門兒童文學雜誌第一期的誕生，澳門作家們以有趣的故事和詩歌，插畫家們以生動的圖畫，以筆墨為橋，連接起文字與童心。《童一枝筆》第一期發佈後大受小朋友和家長們的喜愛，隨後的故事會上更是坐無虛席。自始，在羊豬老師和眾編輯們（盧傑樺、紫菱、黃健威、瑋嵐和李俊文），還有眾多作者們的努力下，收到的稿件一期比一期多，而隨著資助的增加，雜誌的質量也越來越好，而在第七期，作為該期編輯的本人，也對童一枝筆雜誌的開本大小進

行優化。十年的筆耕，澳門兒童文學作者們為童一枝筆創作了很多精彩的故事、散文和詩歌，當小朋友每次翻開這本雜誌，都像推開了一道神奇的大門，裡面有屬於澳門本土特色的童話，讓小朋友跟著故事主角經歷了各式各樣的奇幻世界。也有溫暖治愈的散文，讓小朋友們學會了善良與勇敢。還有那些充滿童趣的詩歌，讓小朋友看完都會捧腹大笑。

隨著童一枝筆的創作者團隊越來越大，兒童文學的作品越來越多元化，但我們的初心始終沒變，我們始終認為，兒童文學並不是要教會小朋友們什麼什麼大道理，而是用我們的創作把小小的夢想藏進了文字，把有趣和平凡的日常寫成故事，讓這些文字守護著孩子們純真的心靈、陪伴著他們成長。

《童一枝筆》，祝你十周年生日快樂，期待你在往後的歲月裡，繼續陪伴一代又一代的澳門孩子，書寫更多屬於童年的美好和感動。



吳子軒

筆名紫菱，澳門筆會會員，小說作品曾刊載於澳門日報及澳門筆會文學雜誌《澳門筆匯》內。2019年，與澳門作家錯而、望風共同出版小說集《男女男》。兒童文學作品多刊載於澳門兒童文學雜誌《童一枝筆》內，曾任《童一枝筆》第七期編輯。2021年，個人於《童一枝筆》第二期刊載之兒童文學作品“披著白毛毛的小妖怪”被澳門劇團“夢劇社”改編成兒童歌舞劇，並於澳門多間學校公開演出。

以童心為土，以想像為光

◎瑋嵐 (Rena姐姐)

兒童文學，猶如一顆蒙受祝福的種子，被輕輕埋進孩子純淨的心田。它從不喧嘩，也無須催促，只是靜靜蟄伏於生命的沃土之中。伴隨歲月的滋養，這顆種子終會悄然萌芽、扎根，在孩子的精神世界裡，長成一株獨一無二的大樹。這棵樹，深植於人格的底層，在不知不覺間，影響著他們成長的軌跡，也塑造著他們未來的模樣。

兒童文學的使命，在於回歸兒童本身，以溫柔而堅定的力量，陪伴他們認識世界、探索自我，並在價值觀逐漸成形的歲月裡，提供心靈的養分與方向。無論是創作者、編輯，還是父母，都默默參與了這項偉大的工程。透過文學，孩子們不僅學會理解他人，也學會接納自己，逐步建立對生命的認知與信念。終有一天，孩子們會長大，會離開童年的房間，但

那棵因故事而生長的樹，仍會繼續在生命中伸展枝葉，在風雨來臨時提供蔭庇，在需要時結出智慧的果實。

十稔之間，《童一枝筆》在羊豬老師、黃健威、紫菱等人默默耕耘與帶領下，這株小幼苗逐步扎根舒展，長成枝繁葉茂的大樹，見證並促成了無數本地兒童文學作品的誕生。每一場故事發佈會，孩子們的笑聲此起彼落，像清亮的溪流，感染在場的每一個人，並提醒我們：無論時代如何更迭，科技如何變遷，人類依然需要故事——因為我們不只透過故事理解世界，更藉由故事，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願下一個十年，《童一枝筆》在日益壯大的團隊努力下，繼續守護前人耕耘的碩果，以童心為土，以想像為光，悉心灌溉這片屬於孩子的文學園地。



Rena姐姐

筆名瑋嵐，幼兒教育工作者，文學雜誌《澳門筆匯》執行編輯及兒童文學期刊《童一枝筆》編輯。曾獲澳門文學獎散文組季軍、新詩組優異獎。

《童一枝筆》十周年分享

◎李俊文

有時候，人生就因為一句話、一個動作、或者一個故事而改變。我從來沒有想過，原來有一天，我會成為兒童故事的編輯。

金三角巧克力——是我第一次投稿到童一枝筆的故事。這個故事的靈感是源自我小時候，母親常在她中午放飯的時候，趁着那一個小時的空檔，我們會在公園見面，每次她都會帶上一包三角巧克力給我，久而久之，這款巧克力便成了我童年的美味之一。

幸運地，這個故事被燕子姐姐重新演繹，在童一枝筆的故事會中，再度與小朋友分享——剛好，當天燕子姐姐也買了同一款的三角巧克力。

那天，我站在旁邊，看著小朋友們歡笑的樣子，他們因為一個故事，和他們的父母

擁抱，甚至說一聲：爸爸！媽媽！我愛你！這些是我意想不到的。

“很神奇吧！因為一個故事。”這句話，是當天健威老師和我說的。健威老師是我的中學老師，在我的印象中，他風趣幽默，是個有趣的老師（不過好像和小朋友有點沾不上邊）。然而，自中學畢業後，我們應該有七、八年沒有見面了，所以這次的相遇，也是我意想不到的。可能，是冥冥中的一種緣份，因為一個故事，因為童一枝筆，我們又再次相見了。

今年，童一枝筆十周年了，也有幸能成為童一枝筆的編輯。希望能繼承前任編輯們的精神，每個十年，我們繼續為小朋友送上歡笑，讓故事在不同的時刻，把我們帶回彼此身邊。



李俊文

歷史系碩士，閒時亦愛創作詩歌、書評、散文及藝術評論等，作品收錄在《2023-2024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現為《童一枝筆》編輯、《澳門日報·新園地》專欄作者。

《童一枝筆》

作品互評

楊穎虹／黃健威／瑋嵐／盧傑樺／紫菱／李俊文



紫菱《披着白毛毛的小妖怪》的童心密碼

◎楊穎虹

什麼才是好？這個問題一直在我擔任《童一枝筆》編輯的過程中迴盪。我從不定下一套主觀的好壞標準，因為我發覺故事教育導師、聽書製作人、劇團編導，以至參與的家長和小朋友，各有各的喜愛。然而，有一個作品卻奇蹟般地跨越了所有界線，成為最受歡迎的故事——紫菱的《披着白毛毛的小妖怪》。這不禁讓我思考，究竟這個故事擁有什麼特質，能引起如此廣泛的共鳴？

細讀之下，我發現這個故事巧妙地融合了兒童文學的幾個重要元素，建構成一個層次豐富的閱讀體驗。

好奇心是故事的起點。二龍喉公園突然出現神祕的白毛毛妖怪，這個設定瞬間抓住了小讀者的注意力。他們會急著追問：“這些妖怪從哪裡來？”、“他們為什麼要搗蛋？”這種源於故事本身的疑問，驅使孩子一頁一頁翻下去，在閱讀中尋找答案。

觀察力則貫穿整個解謎過程。作者細心鋪陳妖怪們的種種行徑：偷走黑熊BOBO爺爺的雜果餅乾、拔下毛毛吹向兒童遊樂園、把登山纜車吹得左搖右擺。這些具體而生動的描述，引導孩子留意細節，從中尋找線索。當動物們召開會議商討對策時，小讀者也在心中跟著一起推理。

猜謎和解謎的過程，正是這個故事最精采之處。紫菱沒有直接告訴讀者妖怪的身分，而是透過動物們的困惑、女神的出現，逐步揭開真相。當女神輕聲詢問“孩子們，你們為甚麼這樣頑皮？”時，答案終於揭曉——原來他們只是“想找媽媽”的孩子。這個轉折溫暖而動人，讓孩子明白，許多行為背後都有其緣由，需要我們用心去理解。

當然，故事中澳門孩子熟悉的場景更增添了親切感。二龍喉公園、黑熊BOBO、登山纜車、英雄樹——這些都是澳門孩子日常生活中可見可感的事物。當熟悉的地點成為奇幻故事的舞台，閱讀不再只是想像的翱翔，更是與生活經驗的連結。

最令人感動的，是故事結尾傳遞的成長訊息。當小妖怪脫去白毛毛，現出英雄樹種子的真身，女神沒有讓他們回到媽媽身邊，而是說：“你們要去的地方並不是回到媽媽身邊，而是獨立成長啊！”這一筆深化了故事的意涵——從好奇探索到理解包容，從依賴到獨立，正是每個孩子成長的必經之路。

《披着白毛毛的小妖怪》之所以能跨越不同受眾的喜好，正是因為它在滿足兒童好奇心的同時，也提供了可供多層次解讀的空間。小讀者享受解謎的樂趣，家長看見教育的啟發，教育者欣賞故事的結構，劇團感受演出的張力——不同的讀者，都能在這個故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感動。這或許就是優秀兒童文學的魅力所在。

披著白毛毛的小妖怪

◎紫菱

從前有一日，二龍喉公園出現了一班長滿白色毛毛的妖怪，這些妖怪十分頑皮，他們最喜歡就是搞惡作劇，時常去兒童遊樂園裡捉弄小朋友，又去動物園那邊偷走黑熊BOBO爺爺的食物。最過份的是，他們還會飛到半空把登山纜車吹得左搖右擺，嚇得車內的人都很害怕！公園裡的動物看不過眼，都覺得不可以放任他們繼續鬧下去。於是，在一個晚上，動物們就開會討論如何教訓這些頑皮的妖怪……

“他們實在太過份了，每次都偷走我最喜歡的雜果餅乾……”黑熊BOBO爺爺說。

“他們還會拔出自己的毛毛，然後用力吹到兒童遊樂園那邊，弄得小朋友們都打噴嚏，大人們以為是我們的毛毛引起所以趕走我們，現在我們都不敢去遊樂園那邊和小朋友玩了。”坐在BOBO爺爺旁邊的貓貓說。

“那怎麼辦，再這樣下去的話，就沒有人喜歡來這裡和我們玩了。”孔雀小姐滿臉擔心的說。

“各位，我們拿他們沒辦法的，因為他們是妖怪呀……”聽到動物們的說話，躺在池塘中的烏龜爺爺就大聲回應說。

“不如用這個方法吧！”當大家都感到很沮喪的時候，猴子大王突然好像想起甚麼似的，所有動物都望着他。

“我們不如把守護二龍喉公園的女神請出來，她一定有辦法的！”

聽到猴子大王的說話後，所有動物都同聲讚好。當晚深夜，猴子大王就走到公園門口的小水池前，牠向水池投下了一隻香蕉，然後誠心祈求說：

“女神大人，快出來幫幫我們。”

然後，水池泛起了一片金光，在金光之中，女神出來了！

“啊……你是誰？找我有甚麼事？我正睡得香甜呢！”

“女神大人，我是這裡的猴子大王，抱歉吵醒了你，事情是這樣的……”

於是，猴子大王將近日發生的事告訴女神，女神一邊聽一邊不斷的點頭。

“嗯，我明白了！”

第二天早上，當妖怪們又準備搞惡作劇的時候，女神立即出來阻止他們：

“孩子們，你們為甚麼這樣頑皮，老是要做惡作劇呢？”

“因為我們想找媽媽……”

後來，在女神細心詢問後，終於知道這些小妖怪原來是山上英雄樹*媽媽的孩子，他們離開了媽媽飄到公園裡，因為掛念媽媽所以才搞惡作劇想引人注意，於是在女神的勸導下，小妖怪們都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答應女神要做回乖孩子，他們說很想回到媽媽身邊，但女神卻說：

“孩子們，你們要去的地方並不是回到媽

媽身邊，而是獨立成長啊！”

那一晚，在二龍喉公園所有動物的見證下，女神為小妖怪們脫去了他們身上的白色毛毛後，他們終於現出真身，原來裡面是一顆美麗結實的英雄樹種子！女神把小種子栽種在二龍喉公園裡肥沃的土壤之中，從此以後，再沒有發生妖怪的惡作劇，而這些小小的英雄樹種子，在很多很多年後，終於成長為一棵棵高大的英雄樹，他們就像英雄一樣，為我們守護着大家最愛的二龍喉公園、守護着居住在公園裡的小動物和所有來玩的小朋友。

*註：“英雄樹”即“木棉樹”。

顛預《奇遇》

◎黃健威

澳門兒童文學有兩個必然的元素，一是兒童文學，一是澳門。

喜見澳門童文會成立以來，會員作品的文學性皆有長足發展，而澳門元素方面，亦漸多見於故事及童詩當中，顛預的《奇遇》便是其一。

按小說三要素分析，《奇遇》俱備澳門的在地性，人物包括澳門歷史名人利瑪竇，環境是今日的澳門小學課室與四百多年前的聖保祿學院，情節是故事主角熙仔穿越回到古代，“教壞”昔日的利瑪竇，讓其放棄努力，放棄學習中文，並因此改寫歷史。《奇遇》故事簡煉，主線明確的把懶散怕難放棄學習英文的熙仔，以奇遇的方式親身經歷一次不努力學習的惡果。最終，熙仔發自內心的明白，因有前人勤奮克服困難，才有今日我們享有的一切。

寫作技巧方面，《奇遇》為“人不妄置”作出了良好示範。整個故事只有主角一人，被“教壞”的利瑪竇一人，施展魔法者一人，及另置同學一人作對比，即成四人一台戲的奇遇。故事不蔓不枝，每置一人都必有其功能，就算是配角的同學淑平，其與主角的簡短對答亦是推展劇情的必須，可謂把一千多字的兒童故事，寫得去蕪存菁又不失文學性。更可喜的，是這優秀的作品，兼具兒童文學性及澳門歷史資料而不突兀，實為澳門童文的佳作。

奇遇

◎顛預

“老師，老師，我不敢再在上課時睡覺了。”

“呂同學，都第幾次上課睡覺了，你告訴我什麼原因？”

熙仔沒有回話，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是為

了玩手機，又或者看漫畫，而是英語實在太沉悶了。那些英文就像蟲仔一樣在他腦內打結又打結，雖然他已經很用心，但睡魔就是不放過他。

“還不回答？”

“我……”

他心裡默念：“若現在上帝能打救我就好了。”

或許上帝聽到他祈禱，熙仔發現在他身邊的一切都停頓了。你們不明白？就是人們說的時間停頓，所有人和物都靜止了。

熙仔面對這變故，嚇得大叫了起來：“王老師，王老師！”見老師沒反應，又去喚淑平同學，但無論是叫也好，是喚也好，所有人都無動於衷。正在徬徨之際，一道強光出現在他身後。熙仔馬上回頭，一個打扮古怪的人就這樣出現了。

“你是誰？”

“我，對，還未自我介紹，我是消滅勤奮勇氣於未然讓世界生活更快樂協會的幹事。”

“什麼幹？幹什麼事？”

“不，我是消……算了，以你的天賦是沒可能記下的，不過不打緊，正正由於你有此潛質，所以你可以獲得一次特別邀請。”

“特別邀請？”

“對，特別的邀請。”

“見宇宙戰隊？”

“他們在打怪獸，哪有空見你。”

“哪？”

“我帶你回到過去，去見利瑪竇。”

“哦，利瑪竇……他是誰？”

古怪人吃了一驚：“你在利瑪竇學校讀書，也不知道他是誰？”

熙仔不好意思地低下頭。

誰知古怪人竟高興地說：“你果然是天才，未來你在協會可有大前途呢！”

“這是稱讚？”

“當然。雖則你天資很好，但也要通過考核，讓我看看……”古怪人翻着電腦，“對了，1582年利瑪竇在澳門學習漢語。接着

他代管學校，一面學習中文，一面實踐天父的道理。後來利瑪竇掌握了中文後便去到肇慶傳教。這裡有個關鍵點，就是他一方面要管理學校，一方面又要學習中文。他覺得語言非常困難，故內心猶豫是否應該放棄。”

“那我的任務是……”

“當然要他放棄呀！你要讓他明白不用勤奮不要勇氣，只需開心地活。好了，你現在出發吧！”

熙仔沒來得及說話，“噠”的一聲，已來到一個陌生地方。

“天啊！你這孩子從哪裏來的，難道是天使？”

“我，我想是吧！”

“一定是，你在我最徬徨的時候出現，一定就是小天使！對了，小天使，請你替我解開心中的疑惑吧！”

“你說。”

“是這樣，因為中文實在太難了，我怕我難以勝任呢！”

“對啊，中文是很難的，其實只要是人去學習其他地方的語言都很難。”

“但我應該放棄？那我就不能遵從上帝的旨意，在這遠東的地區傳教了，我只有返回歐洲去。”

“其實那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處理不了，將來自有人來處理。”

“但……”

“相信我吧！我可是小天使。”

回去後古怪人非常滿意，但他說為了確認成果，會於一週後再去見利瑪竇。

時間回復正常，熙仔高興地跟淑平

說：“我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淑平疑惑地說：“什麼事？”

“我幫了人，令他不需要過艱苦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不用去學習了。”

“熙仔，你不知道嗎？有時人過得艱苦也是一種磨練，或許學習是辛苦些，但辛苦過後才會感到豐收的喜悅。其實只要勤奮，再加上勇氣去克服困難，美好就在前方，這不是我們利氏學校的宗旨嗎？”

“淑平，我們是利瑪竇學校呢！”

“利瑪竇是誰？什麼利瑪竇學校？”

忽然一陣涼意從熙仔背上升起，看來他是改變歷史了！

這時，他記起老師的一席話：“利瑪竇在國內傳佈教義外，還利用中文介紹西方的天文、地理、算術等學科，亦設立病院，為人治病。”

“天啊，我把這一切都抹去了。”

好不容易待到一週過去，熙仔又來到利瑪竇面前。他還沒來得及說話，利瑪竇已搶着說：“小天使，我不快樂呢！”

“很好，其實這不過是天父給你的考驗，你要用勇氣和勤奮去克服前面的困難，最終你一定會成功的，甚至未來在澳門還有學校會以你命名。”

“學校？命名？”

一道強光又再次出現，古怪人失望地說：“你不合格了。”

熙仔笑着說：“我知道，但我未來合格了。”

又一道強光，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老師說：“呂同學，你又……”

熙仔已搶先說：“老師，我向你保證，我會用勤奮和勇氣去糾正我的過去，我知道自己要走的路了。”

陳康妮《澳門機械狗嗶嗶和小康妮的一萬步》

◎瑋嵐(Rena姐姐)

陳康妮創作的《澳門機械狗嗶嗶和小康妮的一萬步》是一篇富有教育意義的澳門本土兒童故事，整體架構完整，主題清晰。故事以“每天一萬步”的作業為開展，引導孩子養成運動習慣，並從中傳遞環保意識。

在AI時代的視角下，看出文章最精彩之處——小康妮最初想讓嗶嗶“幫她完成作業”，這恰恰是AI時代孩子們可能產生的念頭：既然機械無所不能，為什麼還要自己動手？嗶嗶回答：“不行，因為這是她自己的責任”點出了故事的價值立場——AI可以提供建議和鼓勵，但無法代替人類的親身體驗與成長。

此外，故事情節加入的本土元素，是對澳門水塘公園的細膩描寫，展現了強烈的在地情懷。既豐富了故事的知識性，也讓澳門小讀者產生親切感與認同感，非常適合用於小學生的閱讀素材。

作者將健康習慣、環保意識和本土認知於故事中融於一爐，讓孩子在故事中不知不覺接收正向價值。特別是機械狗嗶嗶的角色，相信會成為澳門孩子喜愛的原創角色。期待看到小康妮與嗶嗶這對組合走遍澳門不同角落，創造出更多有趣動人的故事。

澳門機械狗嗶嗶和小康妮的一萬步

◎陳康妮

小康妮是一個住在澳門的八歲女孩，她喜歡閱讀和寫作，但不太喜歡運動。她的爸爸是一個機械工程師，為她製作了一隻機械

狗，名叫嗶嗶，可以陪伴她玩耍和學習。嗶嗶有著灰色的毛皮、黑色的眼睛、心形的鼻子和四個輪子。它可以說話、唱歌、跳舞，還可以幫小康妮做一些簡單的家務。

有一天，小康妮的老師給了他們一份作業，要求他們在一個月內每天走一萬步，並記錄下自己的體重和心情的變化。老師說這是

為了改善他們的健康和減少碳排放。

小康妮覺得這份作業很難，因為她不喜歡出門走路，她寧願呆在家裡看書或寫故事。她問啱啱能不能幫她完成這份作業，啱啱說不行，因為這是她自己的責任，而且走路對她有好處。

啱啱說它可以陪伴她一起走路，並給她一些鼓勵和建議。小康妮只好答應了，她和啱啱一起出門，開始她第一天的走路之旅。

啱啱帶她來到了澳門水塘，這是一個環繞公園的水塘，有很多康體設施和綠化休憩的地方。啱啱說這裡是一個適合走路的地方，因為有很多美麗的風景和新鮮的空氣。小康妮看到了水塘上的倒影，公園裡的花草樹木，還有一些遛狗或做運動的人們。她覺得這裡還不錯，就跟著啱啱走了起來。

啱啱在走路的時候，還給小康妮講了一些關於水塘和公園的歷史和故事。它說水塘是在1938年建成的，是澳門最大的水塘，可以供應澳門北區、新口岸填海區和氹仔等地的用水。它說公園是在2000年開始建造的，是水塘馬路的配套工程，也是連接新口岸和黑沙環的重要步行通道。它說公園裡有一些特別的設計，比如鵝卵石健康徑、三層透明玻璃的涼亭，還有一個小型噴泉。它說這些都是為了讓市民有一個更舒適的休憩場地。

小康妮和啱啱走了一圈水塘，大約花了一個小時，她看了看自己的計步器，發現已經走了六千多步。她覺得有點累，就想休息一下。啱啱說不要停下來，要堅持走完一萬步，這樣才能達到作業的要求。啱啱說走路

不僅可以減少碳排放，還可以增強體力，促進血液循環，提高免疫力，還可以讓心情變好，激發創意。

小康妮覺得啱啱說得有道理，就決定繼續走下去。啱啱給她遞了一瓶水，讓她補充水分，還給她唱了一首歌，讓她放鬆心情。

小康妮和啱啱又走了一圈水塘，這次她沒有覺得無聊或累，反而覺得很開心和自在。她看到了水塘上的魚兒和鴨子、公園裡的小朋友和老人，還有一些不同的植物和花卉。她覺得這些都是她平時沒有注意到的美好事物。她想到了自己喜歡的書和故事，想到了自己想寫的一些東西。她覺得自己的頭腦變得更清晰和靈活了。她看了看自己的計步器，發現已經走了九千多步。她覺得自己離目標已經很近了，就加快了腳步。

小康妮和啱啱終於走完了一萬步，她感到很滿足。她覺得自己做到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還得到了很多新的知識和體驗。她感謝啱啱陪伴她一起走路，給她提供了很多幫助和支持。啱啱說不用客氣，它也很高興能和她一起走路，看到她的進步和成長。啱啱說它希望她能堅持每天走一萬步，不要放棄或懶惰。小康妮答應了，她說她會努力完成老師的作業，也會享受走路的過程。她說她會把自己的體重和心情的變化記下來，也會把自己在水塘公園看到和聽到的東西寫成一個故事，或者寫成一個有趣的童話，送給啱啱作為禮物。

啱啱說，期待看到她的童話，也期待明天再和她一起再走一萬步。

呂靖熙《英文老師就是勇士》

◎盧傑樺

在十年詩選裡面，呂靖熙的《英文老師就是勇士》是我認為最接近我心目中的兒童詩作，因為它不是成人書寫童真、童趣的作品，它是來自一位兒童的創作，是由兒童通過自己對生活的體驗和想象，並將自己內心感受表達出來的作品。呂靖熙這首詩情感豐盈，意象裡透出了一點點的“孩子氣”。

這首詩有故事一樣的情節和有趣的意象，讓讀者感受到學生在學習英語這個第二語所面臨的挑戰與困境。

這首詩前四節，詩人用了不同的意象來，來喻指英語學習，以及學習英語時的狀態。英語學習，就像“進入黑洞”，儘管自己有想走的想法也“走不出來”，也像“遇到最恐怖的魔鬼”，完全無法逃避，而詩人描述自己的學習狀態，就好像“睡美人”和“靈魂出竅”一樣。這種感受與情狀看似可憐，但兒童對愛憎的誇大其辭，不禁令人莞爾。不然，讀者可以想像一下，每當做英語功課時，他就在桌子上打起瞌睡，嘴角流出一點唾液，睡得真香的美人。而他每次有沒有遇上一位真心愛慕他的公主(父母)，獻上真愛之吻，打破睡魔惡咒，使他甦醒。這四節，如果要做到像故事情節一樣，相信可以再作一些邏輯順上的調整，例如：上課、做功課、溫習、測驗，當然，兒童的思維不一定已發展成熟，而詩歌在佈局上，也有並置或跳躍的處理方法，指導者可以在日後加以提點，童詩當然貴乎真誠。

後兩節詩歌，是詩人對上述感受的總結。從“不理會”到“理不來”裡面，讀者感受到有點在“耍脾氣”，卻也流露著“非不為也，實不能也”的感慨，既帶有一點點“叛逆”，又帶有一點點“長大了、會思考”的真摯。最後一節，是整首詩的點題之處，因為這首詩有故事一樣的情節，也有故事一樣的主人翁，而這位主人翁就是英語老師，是救他於危難之中的“佛”。詩歌中用到課堂上老師常用來“點化”學

生的“佛偈”——“臨急抱佛腳”，從而發出“佛是誰？”的發問，一答一問一覺悟，若果將“慈祥”改為“慈悲”，或者可以讓我們與《封神演義》、《西遊記》等故事情節產生聯想效應。

兒童在成長中因為學習表達，學習運用詞言，在實際生活中使用出來時，因為未受成熟的思想、邏輯所干涉，反而會呈現出一種新鮮的感覺，從而讓人感受這份童真、赤子的心靈，要是詩人都能保持未泯的童心，是多麼好的事。

英文老師就是勇士

◎呂靖熙

我溫習英文的時候

就像掉進了

黑洞

走不出來

我做英文功課的時候

就像一個

睡美人

永遠不會起床

我上英文課的時候

就像看到最恐怖的

魔鬼

我在測英文的時候

靈魂

甚至立刻就飛走了

我從來不會理會英文這一科

不，是想理也理不來

我大概只會

臨急抱佛腳

佛是誰？

那就是我的英文老師

她

不單慈祥，還會像勇士一樣

永遠救我

救我

在一切危難之中

盧傑樺《下午茶》

◎紫菱

很喜歡盧傑樺老師的這首詩，記得小時候，下午放學回家後都會嚷著要母親給我弄個下午茶，那時的下午茶有時是麵包，有時是餅乾。但無論吃什麼，只要有得吃，在任何時代，小朋友和大人都是開心的。

盧傑樺老師以日常生活的場景，加上大家耳熟能詳的下午茶食物，用父子對話形式，以詩句介紹了我們小時候，甚至現在都還喜歡吃的食物，而最有趣的是，當兩父子把熱狗這東西討論了一遍後，神來之筆就是孩子最後用一個菠蘿包來否定了熱狗作結，令人看完發出會心微笑之餘，味蕾仿佛也悄悄的泛起這些食物的味道。

下午茶

◎盧傑樺

昨天下午我餓了
我嚷著要吃一點東西
爸爸也很想吃下午茶
於是說要到小店買熱狗吃
我好奇的問那是甚麼
爸爸說那是一種
世界上最好吃的麵包

我開始慌張了
世上那有一種麵包
將可愛的小狗夾在中間
我急忙的問
這種麵包怎麼（能）吃呢
爸爸說先將熱狗包焗熱

之後在上面加點
蕃茄醬、芥末醬、青瓜醬

我聽了之後連忙說不
我還是喜歡
世界上最會說謊的麵包
沒有菠蘿的菠蘿包

洪淇霏《如果我能點亮世界》

◎李俊文

〈如果我能點亮世界〉收錄於《童一枝筆》第22期《如果我有超能力》中，這是一首輕快而富有幻想力的作品。詩的後半段，亦恰好可作為回應本期主題的另一個核心——我們如何察覺身邊的超能力。

本主題一方面是鼓勵作者發揮想像力，描繪理想中的超能力；另一方面，也期待作者思考，在現實世界之中，我們是否已擁有許多被忽略的能力。在詩的前半段，洪同學渴望自由穿梭時空，與李白、杜甫對話，甚至擁有治癒疾病、為世界帶來健康與希望的力量：我想，自由穿梭時空／看到李白站在船頭，望著那滔滔江水／也看看杜甫，描繪著人間百態／如何點亮這個世界／我還想擁有，治癒一切疾病的超能力／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撒播健康和希望

這樣的想像是廣闊而自由，既關注自我，也試圖回應他人與世界。然而，詩很快將讀者拉回現實——超能力只是幻想。這一句，看似簡單，卻成為全詩的重要轉折。它讓人聯想到王國維〈浣溪沙〉中的句子：試上高峰窺皓月，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當然，王國維先生是比較悲觀的，但對於一個平凡人而言，在認知到自身極限之後，問題反而是：還可以做甚麼？〈如果我能點亮世界〉的後半正好回應了這個問題，這正是我喜歡這首詩的原因：如果我是世上唯一的英雄／那麼，我依然會熱愛生活／那些藏在日常裡的微光／早已是我們最珍貴的超能力。

英雄未必存在，奇蹟也不一定降臨，但生活中那些微小而持續的善意、熱愛與感受，本身就構成了我們最真實的力量。若從技巧層面來看，這首詩並未刻意追求複雜的新詩手法，語言亦相對淺白；然而回到詩歌最核心的價值——是否能打動人心——它確實做到了。

如果我能點亮世界

◎洪淇霏

窗外的雨絲，斜斜地織著
我用指尖在霧氣上，畫著圈
我想，自由穿梭時空
看到李白站在船頭，望著那滔滔江水
也看看杜甫，描繪著人間百態
如何點亮這個世界
我還想擁有，治癒一切疾病的超能力
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撒播健康和希望
超能力只是幻想
但幻想讓我明白了許多
如果我是世上唯一的英雄
那麼，我依然會熱愛生活*
那些藏在日常裡的微光
早已是我們最珍貴的超能力

*原句改編自羅曼·羅蘭：“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
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

／ 創作大中華

張堂錡／袁紹珊／喬捷／沈慕文／劉斌立／許連進



小城詩歌別有天： 略論斑馬線文庫澳門詩人群

◎張堂錡

台灣與澳門文學關係史的深入研究與體系建構，是兩地學術界亟需開拓的新課題，儘管這樣的交流至今仍是一種“單行道”的模式，亦即台灣作家的作品並未在澳門出版，但兩地的文學交流活動有漸趨熱絡的態勢，澳門文學獎的評委、《澳門筆匯》上都不乏台灣作家的身影，可以預見，兩地的文學交流關係將會日趨多元而緊密。

雖然台灣作家作品尚未曾在澳門出版，但自2011年袁紹珊在遠景出版社出版詩集《Wonderland》後，澳門作家在台灣出版的作品開始零星出現，包括邢悅、洛書、雪董、盧傑樺、譚俊瑩、太皮、李懿、李展鵬、黃文輝等人，在新詩、散文、小說、文學(文化)評論等方面，終於在台灣有了“零的突破”，儘管這樣的“突破”實在過於遲緩。

本文將聚焦於澳門新詩在台灣出版突圍的現象。除了袁紹珊將另文介紹外，以澳門五位年輕詩人邢悅、譚俊瑩、雪董、洛書、盧傑樺為討論對象，他們都是澳門“別有天”詩社的成員，除了盧傑樺是1979年生，其餘四人都是八〇後，都在台灣出版個人詩集，且都同在斑馬線文庫出書，詩集出版的裝幀樣式統一，頗有集體亮相的氣勢，

不妨稱之為“斑馬線文庫澳門詩人群”。他們的詩集，為台灣吹來一股澳門年輕的詩風，帶來屬於小城寧靜、邊緣的特殊情調。

1. 邢悅：三行詩的實驗創作

此一群體中最早在台灣出書的是邢悅。本名莫羲世，1982年生於澳門，華東師大文藝學碩士，曾任“別有天”詩社理事長，在澳門出版有個人詩集《輕度流亡》(2009)、《記事詩》(2015)、《被確定的事》(2015)、《唇》(2018)，在台灣則出版了3部以“三行詩”為名的詩集：《日子過得空白一點也不錯·邢悅三行詩》(2016)、《喜歡一切悄然降臨·邢悅三行詩二》(2019)、《伴·邢悅三行詩三》(2023)。他同時擅長瘦金體書法，曾舉辦過書法展，2017年創立“翰墨藝術教育中心”，目前從事書法教育和書法設計工作。對於強調“一剎那的感興”，與日本俳句、民初小詩、台灣當前盛行的“截句詩”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三行詩”，邢悅的靈感來自於書法，內斂、沉著、圓潤、素雅，是他書藝的琢磨，也是詩藝的追求。美感、情感與生活感，則是他心目中詩書意境最完美的結合。

他的詩都不長，以《唇：邢悅詩選》來看，25首詩中僅最後一首〈印度行色〉長134行，其他都是30行內的短詩，內容多自生活取材，如〈最近的不幸〉、〈早餐〉、〈博物館〉、〈問路——白鴿巢公園車站速寫〉、〈事件——記馬航客機意外〉等，有時代的焦慮感，也有精神上的疏離感，顯現出一位敏感詩人對生活、人性與社會現象來自內心深處的回應，如其所言：“我常有這樣的疑問／我憑藉什麼應和著眾口鑠金的世界？／比他們更沉默還是更銳利？／這本以“唇”命名的詩選／是我想為人類各種“無能為力”留下的感性見證”。¹以詩歌來質疑，也以詩歌來回答，鑄冶語言是詩人的專業技藝，但邢悅在此之上更多了感慨和詠歎，以此見證生命的複雜與人生的轉折。

至於“三行詩”系列的嘗試，正如台灣詩人向明在《日子過得空白一點也不錯·邢悅三行詩·推薦序》所言：“是一種現代詩人自我的創作挑戰和形式突圍的追求”²，這需要勇氣，也需要才情，邢悅顯然都具備了。透過這100首小詩，我們看到了邢悅的愛、真與美，例如“哭與笑／是人生的草稿 所以啊／日子過得空白一點也不錯”（第83）、“這不是我們熟悉的／無奈嗎／不可理喻的風或愛情”（第33）、“陪我說說話／這是我

喜歡的一首／漫長的抒情詩”（第12）、“像一首讀來散漫的詩／我把無法計量的雨／留在台北的天空”（第71）、“不要忘記用愛／承擔作為人類／悲哀與孤獨的全部風險”（第89）、“蓮溪廟外 擺攤人談生計／回收店前 電視無聲／一場驅散後的直擊訪問開始”（第51）等，從感情的延伸中，讓思緒逐步深入，靈光一閃，增添餘音裊裊的韻味，恬淡中飽含著生活的況味。

他的許多詩作也為澳門小城留下動人的一瞬，如“沒有回頭車的渡船街／雨水點滴錯落／未曾開花的石槽”（第70）、“紅街市走出來的人群／馬路上亂竄／生活的螻蟻”（第8）、“突然有綿綿的情意 荷蘭園路上／相連的婚紗店與雪糕店／人生中最甜蜜的兩個地方啊”（第92）等，簡單幾筆帶來的畫面感十足，小城風情躍然紙上。寫詩和寫書法一樣，需要定與靜，邢悅自稱“對於文學和愛／我希望我是／安靜又篤定的人”（第50），從這些詩作看來，他的人與詩已然融為一體，定與靜的邢悅，應該是小城不可錯過的一道風景。

2. 譚俊瑩：以詩對抗疏離

和邢悅相近，詩風以內心景觀的呈現與詮釋為主的是譚俊瑩，八〇後女詩人，廣

¹ 邢悅：〈引言〉，《唇》（澳門：引文化公司，2018年），頁1。

² 向明：〈詩的革命與挑戰——從邢悅的三行詩想起〉，見邢悅：《日子過得空白一點也不錯》（台北：斑馬線文庫，2016年），頁3。

州中山大學英文系畢業，在中學教書，後在職修讀澳門大學中文系碩士。2002年加入別有天詩社。2016年在台灣出版的《我喜歡我是現在的樣子》是她的第一本詩集，收錄了她從20歲到近30歲的作品，共71首詩。筆名“銀色快手”的台灣詩人趙佳誼在〈推薦序〉中對譚俊瑩的詩有一段精準的描述：

讀譚俊瑩的詩，彷彿行走在日常生活構築的荒漠裡，看著自己一點一滴被風化的身體，逐漸被外面的世界雕琢成一個孤獨的塑像，外面愈是嘈雜熱鬧，內心愈是疏離冷漠，那不僅僅是一種背離或抵抗的姿態，也是詩人秉持著良知與善念的修行，還沒有找到懸崖絕壁的時候，絕不能輕言放棄一朵理想主義的花朵。³

孤獨、疏離、對抗、良知、理想主義，這些概念匯聚出譚俊瑩的特色與風格，詩人用詩映射出她的內心世界，而外在世界的倒影也在詩中真實浮顯。

她曾自言：“我的詩真實，卻隱晦。不習慣太直接地述說情感，對於憤恨或者鍾愛，我的筆觸都比較淡然，保持一種適度的距離。”⁴正是這樣的創作理念，她的詩總是與現實若即若離，但仔細玩味，卻又犀利到位，直指核心，例如〈有人在澳門玩俄羅斯

方塊〉：“俄羅斯方塊風靡全球／我們的澳門，也在做全球化的事／並且抱著勝出的決心？／……相比起狹窄市井的茶餐廳，有人更願意約會在新開的咖啡店／相比起老舊的街市和士多，有人更願意去大型超市／還有人說好了要吃遍所有優惠價錢的自助餐／外地品牌越多越好，有人感覺這樣就能媲美大城市／……我們的澳門更加不能輸／看，我們一直在贏／我們用空降的繁華教育子女／那些消失的，都為我們贏取更多，對吧”⁵將澳門小城在全球化下喪失自我的矛盾，以及帶有賭徒心態的現代化競爭，都形象化地予以刻畫，輸贏／得失／新舊之間的選擇與被選擇，詩人以“俄羅斯方塊”的變化不可測道出小城人心的質疑、不安、焦慮與無奈。還有〈進與退——有感於艾曉明老師脫衣抗議中國兒童性侵案〉、〈也是白色——《死營革命實錄》留記〉、〈我們一樣平等〉、〈寫給革命，寫給你——致也是徒然〉等，都可以看出詩人對世界不公不義的不滿與控訴。

不過，這類批判現實的詩並不多，詩集中更常見的是詩意盎然的日常感懷，蘊藏哲理的抒情揮灑，委婉柔和的筆調，將讀者帶進詩的美妙境界。例如僅一行的詩〈情人節〉：“鹿說，那個本來有角的位置，總記得痛”（頁50），將傷痛記憶的難以抹滅生動地

³ 銀色快手：〈推薦序：彷彿行走在日常生活構築的荒漠裡〉，見譚俊瑩：《我喜歡我是現在的樣子》（台北：斑馬線文庫，2016年），頁11-12。

⁴ 譚俊瑩：〈後記：集結所有島嶼的記憶〉，《我喜歡我是現在的樣子》，頁174。

⁵ 譚俊瑩：〈有人在澳門玩俄羅斯方塊〉，《我喜歡我是現在的樣子》，頁35-37。

詮釋出來；〈泊人〉：“你為何將生活當成一種停泊：／給自己上鎖／同時防盜”（頁134）既寫生活的實況，又暗示心理的自我束縛；〈空降麵包碎的阿公〉：“把身體深處騷動的寂寞撕開任鳥啄食／漸漸少了的／他的寂寞／啾啾地飛走”（頁128）將人物內心的孤寂與麵包碎融合為一，形象比喻栩栩如生；〈那些甜蜜的島嶼留下〉：“安靜的小昆蟲，牠們鬆開／花中央最緊張的話語／聽見了嗎／她只說了一遍／愛你／在所有的散落裡”（頁40）以昆蟲和花的私語，通過聯想，將愛的意境淡淡渲染，很有巧思。這些詩作雖不免有些生澀，但意境、畫面之美，有時會在詩人感情濃烈的語言迸發中，輝映成趣，給讀者留下深深的印象。

3. 雪堇：安靜與吶喊的交響

《香水的餘地》是雪堇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詩集，也是個人第一本作品，其後於2019年在澳門出版了第二部詩集《逆行》。本名劉素卿的雪堇，八〇後，澳門大學英文系畢業，曾獲“澳門文學獎”新詩組優異獎，作品散見於港澳報刊。《香水的餘地》收錄33首詩，以真摯的情感構築屬於自己的詩性世界，偶爾又用看似溫婉實則犀利的語言對澳門社會與世界時事表達看

法，這一點似乎是這幾位女詩人共同的表現方式。

澳門文學評論家莊文永分析其詩歌時指出：“雪堇詩歌常常以獨白和絮語的言說方式，來處理內在的精神世界與外在的經驗世界。因此，她有時恰似一個夢中人在自言自語，訴說人間的親情、愛情、友情和說不清道不明的女性情懷。”⁶然而，她“不但書寫人際關係，更書寫社會事件、網路現象、國族認同”，“她不是一個只會把自己關起門來寫詩的詩人”⁷。當她用詩來抒發自己的內心世界時，便寫了〈梯邊小花〉、〈日記〉、〈稻穗〉、〈繪本發佈會〉、〈蝸居〉、〈蝴蝶——記抑鬱症患者〉等詩，當她面對社會現象想大聲吶喊時，則寫了〈星空〉、〈演唱會〉、〈那一夜的政改諮詢會〉、〈寵物〉、〈桃花崗——寫於案件開審之前〉等詩，安靜與吶喊是詩人的雙重性格，也是詩集中不斷更迭的複調聲響。

〈星空〉一詩令人印象深刻，將學生畢業典禮與立法會外抗議事件並置於同一個星空下，對照強烈且張力十足：“我們不會忘記／點亮數千星光的那些天／在畢業禮會場外／在立法會大樓外／即使 我們哽咽唱著／泡沫一樣的歌／今晚／我們仍然站在暴風的中心／挺胸堅守／暴風後 星光更

⁶ 莊文永：〈推薦序：雪堇精心構築的詩性世界〉，雪堇：《香水的餘地》（台北：斑馬線文庫，2016年），頁11-12。

⁷ 游書珣：〈推薦序：聽雪堇唸詩〉，雪堇：《香水的餘地》（台北：斑馬線文庫，2016年），頁31。

亮”(頁77-78)在哽咽中放歌，在泡沫中堅守，雪堇的社會性格於此有了撼動人心的不經意流露。

這類既有小我抒情又能反映社會現實的詩作，可能是雪堇詩集中最具個人特色、也最能打動讀者的部分，特別是一些關於澳門小城的作品，如〈一個名叫澳門的小城〉：“有人說過／回歸前的日子像初戀／過去的就是過去了／……也有人說／要把這小城打造為一名驚世美人／就開展了一個地盤／大大小小的整容手術／……讓我們約定／在每一個放假的日子／共同編織一個又一個紙紮燈籠／在那未施妝粉的婆仔屋高掛”(頁149-152)詩中有對澳門現況的不滿，但最終還是傾吐出對小城不渝的愛；〈亞婆井〉中對澳門葡人深情留戀的亞婆井雖有漸被遺忘的感嘆，但同時也不忘提醒後人它在澳門歷史上不會消逝的記憶：“路過的時光忘了發條／水井仍維持著向天的姿勢／那久被遺忘的水聲／沒有停止沉吟／一個城市的命題”(頁70)；還有刻畫賭徒心態的〈他們〉，紀錄天鵝颱風肆虐澳門的〈颱風〉，暗寓回家方向與對望姿態的〈東望洋燈塔〉，至於〈舊澳大的信仰〉中寫道：“畢業後山下的景物變得太快／我沒打洞的學生證卻一如往昔／這長命斜上我們從未停止／用沈實的腳步複習謙卑”(頁130)是否

也暗指了新／舊澳大的不同呢？這些作品都令人沉思，也都是雪堇帶給讀者對變化中的澳門、騷動中的世界一絲安撫的慰藉，以及堅持下去的勇氣。

4. 洛書：出入傳統與現代

同樣以詩歌對澳門熱情關注同時又安靜批判的還有女詩人洛書，她的詩歌圓熟度、深刻性和創作企圖可能超過了同為八〇後的譚俊瑩、雪堇。本名黃燕燕，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彩業學士，畢業後從事澳門博彩業市場策略分析工作，常自嘲“左手是魔鬼，戲賭人間萬千棋局；右手是天使，玩轉天地辭海詩心。”⁸屢次獲得澳門文學獎的肯定。2016年出版的《燕燕于飛》是她的第一部作品，其後於2020年在澳門別有天詩社出版了第二部詩集《獄之境》。

洛書一進入詩壇便受到矚目，16歲時寫下〈十二離歌〉參加澳門文學獎，12章節、逾150行的長篇組詩，將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以少女羞怯、內斂、生澀的心理婉轉道出，充滿青春美麗與憂傷的氣息獲得了不少好評，中學時曾教過她的詩人盧傑樺就說：“燕燕在十二道回憶裡，不斷的嘗試展現自己的傷痕，其實是一次又一次的確認和相信，一次又一次的復原與治療，一次又一次的擁抱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原諒那個受傷

⁸ 洛書：〈作者簡介〉，《燕燕于飛》(台北：斑馬線文庫，2016年)，頁171。

的自己”，與其說〈十二離歌〉是懷念過往的作品，“倒不如說她在詩歌裡，找到了一個救贖自己的出口。”⁹

且看她是這樣寫愛情的開始：(一)“有些旋律其實從來沒有被歌唱過，／有些火把其實從來沒有被點燃過，／可是世界有了聲響有了光。／而我們一起走過的街，／依然有著青春依舊的歌。”(頁48)然後是逃避不開的轉折：(八)“可是童話最讓人膜拜的地方，／就在於它的不可相信。／時間倉皇地捲過屋頂，／一步與一步間成了距離。／那些匆忙逃竄的流年，／沖亂了飛鳥的遷徙。／惡毒的魔法師，／抱著雙手唱起黑色輓歌。”(頁63-64)最終是這樣的結束：(十二)“很多時候，／我平靜地做著一些事情。／喝水。失眠。無所事事。／然後平靜地想你。……像這樣的愛戀，／一生中再也不會出現第二次；……我想在水中寫一封信／給你。／一邊寫一邊消失。／可以讓我就這樣度過一生。”(頁72-73)不得不說，洛書當時的文字有些稚嫩，但其中的快樂與痛苦、擁有與失去、美好與暗黑的情緒表達是濃烈而成功的，是屬於年輕少女才有的懺情書。

詩集中另一首長詩同樣令人驚艷。多達20節172行的〈新曲木蘭令〉，以“起日”、“歌日”、“嘆日”、“亂日”等古文體

制穿插其中，但語境確是現代的，如“歌日：／‘幾度瀟湘，又見陰山。／紅纓槍，戎馬背上唱夕陽。／夢回章台，孤吟風柳。／知惜顏，無奈西風又促鞭。／漠北夜涼，邊風蕭蕭。／吹笛羌，又是寒食去時長。／金光鎧甲，刀戢鞍韉。／號聲響，一劍舞盡平沙雁。’”(頁151)先以古詩詞文字營造出沉重的歷史感，然後以現代感的呼應延伸而發：“天命如何，路又如何／蒼天以下，黃土以上／都是茫茫。你是不是還記得／從何處你來？向何處你去？／有種從前，只曇花一現／記住是唯一的記號／有種以後，是狹路相逢／相遇便是宣戰”(頁153-154)作者追慕巾幗花木蘭，作為在澳門賭城充斥的掙扎與沉淪中，一個逃離牢籠的象徵，正如她所說：“花木蘭是我的追求，縱馬天下，黃沙萬里，那份豪情，鏗鏘如出鞘的寒劍，絲毫不退縮。而落幕之後，毅然退隱天下，那份淡然，溫婉似清風拂過，如蓮輕斂。能出能收，這份隱忍，萬夫莫及。”¹⁰心嚮往之，是對現實無法超越的無奈，但又不失對抗的決心。

詩集的開篇〈十二離歌〉是青春私我的愛情逐夢，而掩卷之作是“出入於傳統與現代，游刃而有餘”¹¹、古意躍然的〈新曲木蘭令〉，這是作者的自我期許，而我們也從中

⁹ 盧傑樺：〈推薦序：穿越過去，救贖自己——讀洛書的《燕燕于飛》〉，洛書：《燕燕于飛》，頁18、20-21。

¹⁰ 洛書：〈後記〉，《燕燕于飛》，頁168。

¹¹ 秀實：〈推薦序：澳門城，讀洛書〉，見洛書：《燕燕于飛》，頁9。

看到了作者的蛻變與成熟。僅以此兩首長詩，洛書的詩藝成就已經粲然可觀。

除了長詩，洛書詩集中的短詩小調同樣精彩，尤其是對澳門賭業與人性的觀察及敘事深刻、犀利，是詩集中的代表之作。這和作者的親身經歷有關：“那時我的主修是工商管理學的博彩專業，一邊是全英教育的商科，一邊是墨香飄然的古文，大學四年，我就在生存技能和內心追求的兩門學科上不斷撕扯拉鋸，異常疲累，卻無法捨棄其一。大學第四年，我在澳門某間賭場做兼職荷官，負責派牌。我白天上學，晚上上班。那一年的歷練，對我生命有重大的影響。”¹² 面對賭徒、金錢、骰子、撲克、香菸交織而成的紙醉金迷，洛書寫下了〈魔術師〉、〈我的情人〉、〈賭客〉等作品。例如〈魔術師〉：“黑色桃花是戰士佩戴的寶劍／白色梅花將戰場的哀傷收斂／金色方鑽是丟失的遠方家園／而我的紅心，是什麼樣兒？／

我仍在原地打轉／／我說，我愛你／你笑著回答，別在意／愛是幸運加概率／還戴著多重面具／而你輸不起／……我的雙手
在牌上／牌在我的雙手上／我想離開／我要離開／可右手輕輕推出牌”（頁108-110）

和一般寫博彩的詩作角度不同，洛書的獨特視角是發牌的荷官，而非旁觀者或賭徒，她的痛苦、無奈與掙扎，無疑也是賭場中最矛盾的角色。

又如〈我的情人——一個小荷官的自言自語〉：“有時 生活就像一場撲克遊戲／不到最後 永遠無法預知結果／而勝利 往往在峰迴路轉之前／可我 在等待到來的那一刻 早已陣亡”（頁112）賭桌與人生的命運底牌難以預測，詩人雖然沒有失去金錢，但卻早已看到了靈魂滅頂、生命節節敗退的困境。

還好，詩人挺了過來：“現在想來，我都不知道當時是怎樣挺了過來。面對金錢的極大誘惑，環境的極致奢侈，人心的極險輕浮，我苦苦堅守著自己的心不動，那時，唯一支撐我的，就是那句‘燕燕于飛’，我在心裡不斷反覆默誦著詩經楚辭，用最原始的力量抵抗這三千紅塵紛擾。……幸而當時沒有覆滅，反而成就了最後的破繭飛翔。”¹³ 或許答案也在〈騎士的夢〉裡：“當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居住在最理想的國度裡／現實看起來愈沈重／自我飛得越高”（頁105）置身於充滿誘惑與墮落的人間遊戲場，洛書用詩超越了自己，也救贖了自己。詩人依

¹² 洛書：〈後記〉，《燕燕于飛》，頁166。

¹³ 洛書：〈後記〉，《燕燕于飛》，頁167。

然寫詩，理想依然飛翔。

5. 盧傑樺：歌與詩的搖滾夢

澳門詩人群中還有一位盧傑樺，啟蒙洛書寫作的中學老師。1979年生於澳門的他是這五位詩人中發表與出版詩作最豐者，也是澳門最具有代表性的青年詩人之一，曾任別有天詩社的社長，多次獲得澳門文學獎新詩獎。2017年在台灣出版了詩集《輕漫搖滾》。在此之前，他已經出版了詩集《等火抓到水為止》（澳門日報出版社，2007年）、《拳王阿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這兩本詩集內容多有重複，應該是為了納入北京版“澳門文學叢書”，遂加了幾首新作編選成書。《輕漫搖滾》也有同樣情形，如〈拳王阿里〉、〈等火抓到水為止〉、〈行詩之急板——向痙弦致敬之必要〉、〈忍法帖：飛簷之術〉等詩也是舊作，但加入了22首新作，使此書有了新的面貌與主題，對了解盧傑樺詩作的風格流衍和特色，這本新舊併陳的作品最完整也最具代表性。正如書名所示，盧傑樺的詩作充滿了音樂性、節奏感，鍾愛搖滾和藍調，情緒常隨著音樂起伏，節奏使他的詩頓挫有致，在感官與想像之間，他的詩具有一定的爆發力。

盧傑樺在許多場合都說過，他的詩作頗受藍調、搖滾的影響，也可以說，他的詩歌是“歌”多於“詩”，對此他有清楚的表述：“我詩作裡面的歌，比較傾向搖滾一類，創作的時候總會隨著強烈的樂音，讀此詩集你或會聽到的藍調、龐克、重金屬，甚至是黑金屬，搖滾音樂有很紛繁的心理變化，讀此詩集中你或會感受到的孤獨、慵懶、冷鋒、革命、嘻哈、破壞、憂鬱、譏諷的意念，當下雖然不能以音樂把詩作演繹出來，但詩歌就好像把我的心靈剖開了，將這隱藏的都一一呈現。”¹⁴

正因為發現自己的搖滾理念，所以有意地將幾首舊作輯錄在新書中，例如〈拳王阿里——反戰藍調精選〉。這是由三首散文詩構成的組詩，“反戰”是其主題，節奏強烈的藍調則是他最喜歡的音樂形式。組詩第一首〈拳王阿里〉，時間長度8:23，分兩部分，之一從“一拳擊倒黑白圍牆”的拳王阿里開始寫起，混合著揮拳的姿勢，喧囂的喝采聲，探討種族解放議題：“‘左刺拳虛攻……右勾拳強打……左肋……下巴……’，脫水的拳力逐下肅清這個時代所有可笑的觀念：戰爭、暗殺、軟弱、專橫、圍牆……阻礙歸家的圍牆”（頁47）；之二則以12歲伊拉

¹⁴ 盧傑樺：〈後記〉，《輕漫搖滾》（台北：斑馬線文庫，2017年），頁185。

克少年阿里，在2003年美伊戰爭中失去家人及雙臂，但因此受到世界矚目而改變一生：“他失去了雙臂，得到了一雙拳頭。因為沒有人抵擋得了他的眼神，一雙大眼像粉牆上的彈痕般明亮、深邃、無處不在，你能承受這種對手一眼窩心的重拳嗎？”（頁49-50）第二首〈即興反戰藍調（又名：一支擁有手足情的小隊A小調）〉，音樂長度6：21，引柏拉圖“只有死者才看到戰爭的終結”為詩定下基調，思索在戰場上犧牲的意義何在：“遙遙無期的抗爭一定要阻止，如果我可以！如果我可以，我不會用迷彩的戰衣和妳擁抱，這是妳知道的，艾利斯！這是妳知道的，艾利斯！我不怕槍林彈雨，只怕妳盼我回家。戰爭遙遙無期不能阻止，誰又會分清誰是煽動者還是被壓迫？”（頁50-51）然而結局卻是：“請妳給我枕頭，請妳給我夢般的床單 夢中我哀求從前的理想何時空降，駕著飛機帶我的身體回家！”（頁53）

第三首〈紙飛機樣童年〉，音樂長度3：40，以紙飛機比喻生活、理想、歷史，最終指向生長的故鄉以及沉迷網路世界的人們：“多少人能擁有自己的理想，如同駕著一架紙飛機輕易？……安樂中的少年不可以，試問哪一雙與鍵盤十指緊扣的手會摺紙飛機？一如澳門的山沒有高度，水沒有深度，只有超越海拔的近視眼！……飛不

起！理想紙樣的生活飛不起！這飛機只有頭等艙，沒有經濟客位 生活中已沒能耗的紙：都給阿婆收了去換銀紙，去換糊口的紙……都給澳門詩人收去了吸食陳年鴉片四百年過把癮，都給共冶一爐的銷金窟煉製紙醉金迷……”（頁55-56）結尾再度呼應種族解放的夢想，或者夢想的遙不可及：“馬丁告訴我：《我有一個夢想》，我告訴生活：理想越大越容易超載”（頁56）。

這首組詩展現了作者龐大的企圖心，從彼岸的美國、伊拉克，回到澳門這塊土地，空間的置換雖有不同，但對美好生活、愛情的嚮往，和對現實世界的不滿、控訴，則始終一貫地穿梭在字裡行間，穿梭在不隨流俗的形式表達，及不屈從權威的叛逆精神中。世界殘破，戰火燃燒，但賭城小島卻依然紙醉金迷，詩人的革命理想只能藉著如歌的詩破繭而出。

相對於〈拳王阿里——反戰藍調精選〉、〈等火抓到水為止——給I.M.一首關於愛與死的革命歌〉、〈魂斗罗的密技——有關命運、愛情與政治的輕漫搖滾〉、〈小心輕放〉等沉重／厚重的詩，詩集中其他相對短小的詩一樣具有尖銳的批判性，即使是只有四行的〈查詢熱線〉：“打得／很熱／／回得／很冷”（頁115），或是嘲諷現代人沉迷虛擬世界的〈網遊〉：“還未吃下禁果／還未服用

神丹／還未攀上天梯／我進入了仙境／／在這裡 我聯繫了／各方的神祇／在這裡 我窺看了／眾生的秘密在這裡 我擊殺了／背信的叛徒／／我／在這裡活過了／千年／如一日”（頁107-108），又或是從童言童語中揭穿成人世界虛偽自欺的〈下午茶〉：“昨天下午孩子餓了／他嚷著要吃一點東西／我也很想吃下午茶／於是說要到小店買熱狗吃／他好奇的問那是什麼／我說這是一種／世界上最好吃的麵包”，但孩子聽了卻很慌張，因為“世上哪有一種麵包／將可愛的小狗夾在中間”，後來聽到“先將熱狗包焗熱／之後在上面加點／番茄醬、芥末醬、青瓜醬”後，孩子“連忙說不／還說／他最喜歡的／還是世界上最會說謊的麵包／沒有菠蘿的菠蘿包”（頁131-133）詩人感嘆，生活中到處充斥謊言原來是真實的日常。

不過，詩人並未對世界絕望，《輕漫搖滾》最後一首詩〈墨忍〉寫道：“花兒捨棄芬芳和脆弱／然後造就果子／小溪捨棄閒逸和短淺／然後造就江河／這注定是個逆風而行的年代／‘風起了，要努力好好的活下去……’”（頁180-181）引用法國詩人保羅·梵樂希之語，提醒並期勉自己好好活下去，以拼戰的意志、正向的能量，與世界對抗，與世界和解。盧傑樺的思想與理想、生活與情感的精神歷程，在這部詩集中，以其

別致恰切的形式留下了讓人一聽再聽的動人歌聲。

從以上幾位詩人各具特色的詩藝表現，可以看到，“詩的澳門”正在突圍而出，讓台灣讀者發現“澳門的詩”。斑馬線文庫澳門詩人群在喧囂世景中安靜寫作，輕聲細語地將島嶼小城的身世娓娓道出，打破了台澳的地理距離，也拉近了兩地人們的心理距離。作品還不多，卻別有天地，寬廣且迷人。在賭城之外，澳門詩城的形象應該已經在台灣讀者心中逐漸清晰起來。

詩三首

◎袁紹珊

致我物質不滅的弟兄

那些陪女媧補天的先賢
提振文明的石斧石鐮
下落不明的和氏璧大老
能通天的玉蟬
竹林深處送酒的五石散
助詩人獨步清溪幽澗
來自太湖、靈碧、慈溪、武康的精英
被花石綱押至汴京
摩崖石刻老弟專治士大夫心病
有的以爆猴子和壓猴子青史留名
《石頭記》被摔的命根子
相傳大航海壓艙用的混血兒
觀音堂麻石桌，見過《中美望廈條約》

蓮峰廟亞婆石說起那場施捨與伏擊
獨臂、刀與墮馬，一八四九之夏
最痛是那操京腔、遭八國聯軍血洗的石龕大水法

二十一世紀了我們理應活得更輕鬆
群嘲塗脂抹粉的鐘乳洞
比賭石的人更有種
這年頭還流行水晶陣
財閥家黑曜石獅的負能量隱約可聞
在酒店總統套房見證桃色交易的大理石報稱
昨夜有人以高級熱石水療
和懷石三星米其林
為半山豪宅開發商餞行

龜

我對龜的認知，來自走私
 全球化大型生物教科書，奇花異獸海關消息

坎伯蘭彩龜，平胸龜
 緬北星龜，黃綠閉殼龜
 廟龜，蘇卡達龜
 白唇動胸龜，三棱麝香龜
 馬甲口袋的六隻石金錢龜
 綁小腿的二十五隻紅腿陸龜
 塞餅乾盒的三隻亞達伯拉象龜
 外賣奶茶杯裡的十七隻豹紋陸龜

神色緊張 # 步態異常 # 活體 # 瀕危

我對愛的認知，來自棄義
 索多瑪三維模擬展廳，珍禽異木小道消息

愛是小王八蛋
 央我買加溼器給他新寵的巴西龜
 愛是兒童電子遊樂場
 給棕松鼠綠鱷魚迎頭痛擊的快慰

愛是一級保護動物兌五個代幣

愛是薄來厚往朝貢體系

比起口腔清新劑
 我偏愛玳瑁眼鏡、長久的一切
 試圖偵破愛這道遲緩
 難解、高風險的謎
 給理性充值續費

有期徒刑 # 強烈跡象 # 無申報通道 # 利害關係

新聞是慣用閃回的二流驚悚片製作人
 生活是一鏡到底

賽馬

出閘迅速，落後約兩個馬位，走第二壘。

那馬鞭

讓人想起妻子。檸檬馬鞭草。

初約會

我帶她去看高貴盛裝舞步，燕尾服、

高筒馬靴

黑禮帽。讓她感受藝術即服從。

步伐

人馬合一，注意馬匹的前進氣勢、收縮。

趨近

600米處走第三壘。步速不利發揮。念歷史的

她愛

大言不慚。1829年，英人在此地首辦

賽馬

還貼心，搭建女士專用竹棚。

直路彎

走內壘節省腳程。450米處向外移出。社會

名流

臨時投買騎兵軍馬。像幾隻老鼠湊合一場

灰姑娘式

欺詐。我在妻子的碎碎念中，

失神

跑過350米處後受力策。小時候每逢

尿床

老爸就帶我看雄赳赳馬車比賽。守株待

橫財

澳大利亞邊蹄馬配雙輪車，8至12輛，亞洲首創，

“軒昂啊

軒昂，你看！你看！”不到八歲，我已熟知

獨贏

連贏、三重、六環、電話投注和電子售票派彩。

進入

直路，略為追前。一如上世紀好日子，葡京沙圈

盛世

我把青春獻給各國佳麗，絕美風土巡禮。

150米

處未能再增速，末段對催策反應

平平

2024年1月，我帶妻子看露天演唱會，隔壁的

純種

馬受驚。還是配種的淡定。接近終點時佳勢

漸弱

3月30日，本地最後一場賽馬。妻子已不再和我

說話

做五勞七傷千里馬，還是聽口令的拉車役馬？

或許

我配不上她。獸醫報告，此駒賽後口內有血，右前腿

不良

於行。身而為人，我會振作，

明天

必有新的娛樂。

小念頭

◎喬捷

迎面吹來的想念沒有留下痕跡
言不由衷的浪花掩埋海的沉默
獨行在此城的夜裡
所有的路燈都像有了眼睛

葉子在搖動
我對樹說我想你
交通燈轉綠
你要向我走來
斑馬線在腳下
所有經過的樂福鞋都像你

一閃一閃切換
記憶和眼前
我對所有的背影說我想你
沒人回頭轉身
紅燈沒有回答
眾生皆似過路人

像微塵消散在時間裡
量子繼續糾纏
宇宙繼續混亂
在浩瀚無邊的天際中
你的名字
仍在放大

那一碗雲吞麵

◎沈慕文

十幾年前在亞婆井前地附近住過若干年，那時候興之所至去尋找亞婆井，登上條石砌成的梯級，兩旁是老舊的葡萄牙老式房子。在梯級盡頭高處有一口老井，枯草和鏽跡斑斑的鐵蓋早已把老井封印，無從辨別井裏還有沒有水，我想這就是亞婆井了。流傳多年的民謠是這樣唱的：“喝了亞婆井水，忘不掉澳門，要麼在澳門成家，要麼遠別重來。”我雖然沒有喝過亞婆井的水，但後面的幾點都一一實現了。

最能體現澳門與別不同的地方，是老街小巷裏的濃濃人間煙火味道。在街上走，不要看招牌或店面規模如何，我的獨門秘笈是任憑鼻子去引領你向食物香味飄過來的地方走就是了。

澳門眾多橫街窄巷裏，我最喜歡和熟悉的當屬下環街。隨著賣花婆一聲“靚仔，買花啊？”通常我都微笑以對，在多雨又潮濕悶熱的夏季，花二三十元買幾束薑花插在家裏，的確有提神醒腦之用。買花是買一份溫馨和閒適，人最重要的是讓自己在內心說服自己，生活是美好的，人間是值得的。

記得女兒三歲時，我們搬到了鄭家大屋附近的龍頭里，一間兩房一廳的唐樓。新租的小家還沒有購置煤氣及爐具，無法

開火煮食。妻子收拾了一天，我搬搬抬抬一天，兩人從早上一直忙到晚上，人已經筋疲力盡。回望新家四周，家徒四壁，微黃的老式吊燈下，紅藍白三色行李袋像走累了的旅人，橫七豎八，躺在角落。我們總算有了屬於自己的小家，哪怕這是租的。

那天傍晚，夜色已朦朦，街燈初上，街上行人匆匆，都在買菜準備煮飯。我帶著妻子和女兒一起來到下環街馬里奧餅店前地。記憶中少年時期的我每次有不開心的時候，總會漫無目的地走在街頭，年少時的那個我，雖沒有把自己染成黃毛，但也曾在牛仔褲上割幾條破縫，唱著那首海闊天空來宣誓不羈的內心。

我拖著疲倦的身子，在街邊找到一家雲吞麵檔。店主是個四十開外的中年女人，腰上系著白底細花圍裙，頭上紮著馬尾，打扮得十分俐落。我們三人坐了下來，不約而同的要了三碗雲吞麵。

不一會兒，老闆娘端上來三碗熱氣騰騰的雲吞麵，清澈的湯底上面浮著若干切地細細的蔥花。放在桌子上，我們低頭吃了起來。細心的妻子發現女兒的麵碗裏多了幾只雲吞，我帶著疑惑望向老闆娘，老闆娘莞爾一笑，說這是給可愛的小女兒的。原來這是

好心的老闆娘給女兒的一份小禮物。

這碗雲吞麵盛載著滿滿的溫情，回想起從家裏搬出來的那一幕，年邁的父親知道我們要搬走了，他穿著拖鞋趕到樓下。從大門口搬起一個沉重的水泥墩子，擋在我的車輛前面。我理解他的這一舉動，他只有用這種方式來表示他不想讓我離開這個家，但留在這個家又需要面對太多的吵鬧紛爭，特別是在吃飯的時候。有時候一桌好菜，卻因雞毛蒜皮的小事起了爭吵。這餐飯就算有再好的菜，吃的人心裏也是味同嚼蠟。回想起這些，在父親眼裏一直懦弱的我最終還是狠下心來，搬開了水泥墩子。隨著汽車馬達啟動，汽車緩緩駛離我父母的家。相比起我內心的彷徨，猶豫，不舍，期盼，其實這個水泥墩子並沒有想像中那般沉重。

直到這一刻，當老闆娘的這一份關懷通過溫熱的雲吞麵遞來，溫暖的雲吞從喉嚨裏滾落下去。我突然發現我和妻子眼裏早已滿帶淚花。這是一碗悲欣交雜的面，也是我們無奈告別父母原生家庭之後的第一餐。

街頭美食就像從不會濃抹胭脂的俗人，恰似樸素無華的村姑。這些美食好看也好吃，既滿足了食客飢腸轆轆的身子，還夾雜

著屬於當地人才懂的那一份濃濃的人情味道。這才是我愛上澳門街頭小巷美食的個中理由。

四年前的五月底，那時候疫情還沒有過去，滿懷著照顧病父的急迫心情。我們一家四人從新加坡回到澳門，在酒店隔離十四天，隔離期滿出來以後，瞬間覺得呼吸自由的空氣是那麼幸福，終於可以吃自己想吃的東西了。按照慣例，我們還需要居家隔離七天，帶著黃碼不能進入街市買菜，那就只能在街邊小店裏買現成煮好的食物了。

思索片刻之後，我去了美佳，那裏有我喜歡的牛腩煲，這是屬於記憶裏的味道。雖然店家售價略貴，但想到舖租人工，這一切都攤分在食物裏面，只要食物可口，自然也能接受。記得有一年，我還跟澳門筆會的老友記一起在這裏暢飲老青，吃咖喱牛腩。雖然時光老去，記憶老去，但那一份熟悉的老味道所帶來的滋味會一直常伴此生。

也許是隔離的時候餓得慌，或者是懷著對吃不到自己想吃的食物的那份糾結。我又去了紅街市尋找那份老味道，穿過兩旁花檔，盡頭是一家路邊小攤。明碼標價五十元一份的牛雜，澆上紅黃蘸料，紅的是辣椒，黃的是芥末，看個人喜好隨意添加。老闆是

六十開外的男人，一聽我說要三份，不禁瞪大雙眼，以為聽錯了。我趕緊說沒錯，就是要三份，每人一份。接過熱騰騰的牛雜，拿起竹籤，挑起一塊送入口中。那味道，可以說甚是美哉！那種濃厚香醇肥膩軟糯的味道，帶著一絲微辣，在口腔裏爆開，一瞬間你就會覺得幸福！

說起牛雜，自然不能不提聖老楞佐堂大榕樹下的新肥仔記。這一家的牛雜帶著濃濃的甜香味，應該是用了胡蘿蔔土豆番茄熬牛骨頭做的湯底。常言道要想面好吃，湯底最重要。麵條煮得韌勁十足，牛雜嫩得彈牙卻又可被牙齒輕易咬爛，麵條和牛雜都帶著濃郁鮮甜的湯汁。端起碗來，先來一口湯，帶著微辣的咖喱香味，再吃一口麵條，已覺得這是難得的人間美味了。

還有龍嵩街的中天美食，老家來的親戚說要吃澳門地道小吃。我略微思索就帶著他們來到這裏。這裏的白汁燴石斑飯，紅酒燴牛舌飯，咖喱牛腩麵都是十分可口。不得不說的是這裏有半自動榨汁機和新奇士鮮榨橙汁，每次來吃牛腩麵都會點上一杯。唯一不足之處是澳門的停車位少得可憐，所以每次開車來吃早餐，有時候為了尋找車位頗費功夫。像我這般懶的人是不太願意走

路的，西灣安記的豬扒包是我偷懶又趕時間的選擇，它可以一手捏住走著吃，也可以站著吃，當然坐著吃是最好的。

我想必然是這一張充滿美食的老街小巷的地圖，刻畫出了澳門東西方飲食文化薈萃包容的特性。而在這背後，又離不開辛勤勞作和堅守初心的人們，懷著一份對美食的堅守和不離不棄的初心，才能做到數十年如一日的出品和風味。

記得離開澳門的那六年，在異國他鄉的新加坡總是對澳門的街頭小吃魂牽夢繞，於是在牛車水登婆街的南貨店買來大地魚粉、花菇，從菜市場買來新鮮的海蝦和肥瘦相間的梅頭肉，當然少不了主角雲吞皮。在我一再鼓動下，妻子完美復刻出了雲吞的味道。那種味道既滿足了味蕾，也撫平了思念家鄉的情緒。

父親其實是喜歡吃油炸雲吞的，只是母親反對他吃這些油炸食品，那一次他破天荒地喝著紅酒，吃了滿滿半盤子的炸雲吞。當母親看到妻子做的炸雲吞就抱怨說這樣的食品不健康的時候，他低頭默不作聲。父親比我會忍，從來都是抱著息事寧人的心態，忍了一輩子，這種忍勁或許遺傳自我的奶奶。我年幼時奶奶雙眼已失去了視

力，只有在她燒火的時候，能看到灶口的那點火光。聽父親講起過，他十來歲時每次都是奶奶起早摸黑，摸索著做好早飯，才讓他出門幹活去。

有時候我們需要的並不多，一口記憶裏熟悉的味道已讓人對一切釋然。

最美不過家鄉童年時候吃過的媽媽的味道；最思念的是往日吃過的地方和小吃；最留戀的是曾經住過的地方和認識的人們。記憶糅合著味覺，若說人生中有一樣食物最能直抵我內心深處的，必然是十多年前在下環街頭街邊檔吃過的雲吞麵了。那是一碗帶

著陌生人之間的溫情的麵。

我並沒有來得及帶著父親去品嘗澳門的各式街頭地道小吃，父親勤儉節約，有時候對自己是近乎苛刻的，覺得在外面吃早餐也是一種浪費。

他曾跟我說起過，退休了要去環遊世界，要求我帶著他去，我隨之應允。如果那一年不是一場疫情改變了所有；如果那一年我答應他，給他買好機票讓他先回澳門；如果沒有那一年，或許一切就都不一樣了。

路環漁村——時光褶皺裡的原色

◎劉斌立

到澳大讀書這一年，我成了路環漁村的常客，那裡幾乎成為了我閒散時最喜歡駐足的地方。

毫不吝嗇地說，我最喜歡這裡繁華之外的那份寧靜，這之于澳門尤其珍貴。我曾在晨光熹微時來到過路環，感受過鹹濕的海風鑽進衣袖；我也在黃昏時來過這裡，沒找到歸航的漁船，倒是坐在水邊長椅上，像被漁網兜住了昨夜倦意，竟然睡著了。

我們的老師帶著我們這群剛入學的“老博士”來過路環漁村。我們這群“年逾古稀”的博士生啊，喝著柴火灶煮的咖啡，啃著豬扒包，聽著老師分享著學問。一邊還惦記著這次課堂論文咋寫，仿佛作業紙就在背包裡窸窣作響，隨時都能爆漿！不過去路環那天，最後終於讓大家鬆弛了。因為這個寧靜的漁村有一種魔力，可以同時收容學術焦慮與靈魂放風。

我喜歡路環漁村的那些色彩，在那些樸素的有些簡陋的民居外牆上，沒有色彩斑斕，但仍舊沁入人心。漁村裡有好幾處鵝黃牆皮剝落了，露出靛藍底漆，那樣子就像被海浪反覆擦洗的油畫。你去的多了，就能見到生活本來的樣子。我就撞見過一位阿婆跼腳粉刷門框，一點也不吝嗇刷子上的檸檬黃。這裡本來就是漁村，女人們用剩的船漆

刷房子是理所當然。所以這裡有的是防銹的靛藍和吸引眼球的鵝黃。於是時間久了，斑駁的牆面總像在竊竊私語。還在羞澀的私語中，浸透出她的浪漫、她的憧憬。

不管外面的世界怎麼著急，路環的時鐘仍不緊不慢地走著潮汐的節奏。偏愛甜食的我，有一次捧著三個安德魯蛋撻與一個賣蝦醬的阿伯共用長椅。似懂非懂的聽他給別人講一年新醬的金紅與三年老醬的褐。那天我見到了三聖廟的嫋嫋青煙，還仿佛聽到了聖方濟各堂的鐘聲。我記得那一刻，似乎就懂了路環為何是“澳門開始的地方”。

都說澳門的文化地標有很多，可能路環漁村最不起眼，但任何一種文化都需要落腳，任何一個種群都需要鄉關何處，澳門也不列外。

也許路環就是澳門的註解。那份註解穿行於媽祖廟前煨燒的紙堆，歷數著南宋鹽民撒落的結晶。那份註解就擰在了荔枝碗船廠的遺址裡，你看朽木龍骨上的鉚釘凹痕，那曾經也是澳門的歷史。葡萄牙人、中國人，西人、華人、疍家人，這幾百年的魂都釘在這裡，濃縮在路環漁村的點點滴滴裡。

路環漁村，是那麼的不起眼，但這裡也許就是中西文明和解的最好註解。

長歌以賀—— 澳門作家穆欣欣榮獲第十一屆冰心散文獎

◎許連進

婁山關下遵義畔，
仁懷市中聚璀璨。
冰心散文設獎開，
十一屆新頒亞冠。
澳門英才站台上，
單篇散文耀管翰。
欣欣美篇一時香，
靚麗容顏榮光煥。
演義盛傳穆桂英，
舞台百年譽縱橫。
今朝本家文苑著，
馳譽濠江接鏡瀛。
筆耕不輟年歲久，
長宣特區一腔情。
美德慧心何勤奮，
眾望所歸寰內名。
玉壺一片冰心在，
散文學會著四海。
憑斯命名獎項多，
新屆遷於西南乃。
挖掘才人大任彰，
神州上下兼廣採。

南疆顯隅澳門區，
相互成就同奏凱。
寫人散文難度高，
靈性馭事行中陶。
她近夏至呈美處，
春晚季初掀詩濤。
薰風南郊日趨熱，
長天薄暑意氣豪。
佳構抒志有神現，
清文越俗醇勝醪。

吁嗟乎！

此日隔海賀詩釀，
五換音韻情志暢。
不拘格律古風舒，
二百八十字輕漾。
誠祝鼓勁繼向前，
長葆青春跨海嶂。
單篇佳績能發揚，
專集待廣奇跡創！

註：單篇散文《她有著夏至般的美好》獲獎。

穆欣欣獲第十一屆冰心散文獎

由中國散文學會等主辦，第十一屆冰心散文獎（2023~2024年度）於去年啟動徵件，共收到散文單篇作品756篇、散文集339部。最終，20部作品獲得散文集獎；30篇作品獲得散文單篇獎；1部作品獲得散文理論獎。澳門作家穆欣欣憑《她有著夏至般的美好》獲散文單篇獎。她表示，參賽的初衷是希望澳門的文學作品被更多人看見。對於獲獎是意外之喜，也感到非常榮幸，自己的作品得到肯定。獲獎只是起點，她將一如既往，用真誠、真情、真話去努力書寫人間萬象。冰心散文獎系中國散文學會根據冰心先生遺願於2000年創立，與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並列為中國文學界重要獎項。穆欣欣為澳門著名作家、文化學者，其新作《京劇裡的中國文化》更成為熱銷書籍。該書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穆欣欣以京劇為載體，從中國文化價值的角度和中國人生活的角度展開，讓京劇回歸到中國文化本身，使讀者更容易理解并產生共情。在這本書裡，穆欣欣以京劇經典劇目貫穿個人成長經歷，講述了她的家族從祖輩到她這一代守護京劇的故事，以當代澳門人的新穎視角致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李宇樑劇作獲國際獨角戲劇節最佳編劇

2月1日，2025“獨角戲之光”榮譽慶典暨第三屆國際獨角戲劇節閉幕儀式在北京鼓樓西劇場舉行。2025獨角戲之光榮譽名單一一揭曉，其中最佳編劇由來自澳門的李宇樑憑劇本《二月廿九》獲得。

這是繼去年以劇作《捉迷藏》獲曹禺戲劇文學獎後，澳門著名劇作家李宇樑近期獲得的第二個編劇獎項。獨角戲《二月廿九》於1993創作，劇目多年來於香港、澳門、台灣和東南亞地區等頻繁上演，口碑載道，經久不衰。

國際獨角戲劇節自2023年起由北京“鼓樓西戲劇”發起和舉辦，在全球徵集戲劇作品進行評獎，旨在把全球最好獨角戲劇目引薦給觀眾。



澳青文學營編輯研討會探文學傳播



由澳門筆會主辦的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於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匯信中心舉辦文學編輯相約合作區：編輯面對面研討交流會。

活動由澳門筆會青年協會理事甘遠來主持，澳門作家、編輯、出版人以及中山市作家協會與中山詩歌學會交流團一行出席活動。



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與青協理事李嘉瑤分享了本地文學團體現況、《澳門筆匯》雜誌及《澳門日報》文藝副刊的運作情況，並為青年創作者提供實用的投稿指南。



活動邀請澳門及內地的七名資深編輯，圍繞文學出版、媒體融合及IP運營等話題展開對話。



▲ 廖子馨



▲ 李嘉瑤



中國作家網總編輯王楊介紹了權威文學平台的運營矩陣。



中山市作家協會主席黃廉捷分享地方報紙副刊如何深耕本土文化，凝聚寫作群體。



廣州華商學院林宋瑜教授以李洱《花腔》榮獲國際獎項為例，探討嚴肅文學傳播所需的耐心與機緣。

花城出版社譯文編輯室主任林菁則結合《小別離》、《小歡喜》等作品，分享文學IP如何挖掘社會共鳴點，實現從文字到影視的跨界突破。

花城出版社文化編輯室主任周思儀作為作



▲ 林菁

家李娟的責任編輯，分享了與作家共同成長的經歷，並強調在新時代文學跨界合作的重要性。



▲ 周思儀

文學營學員蘇煒森表示，研討會深化了其對澳門文學及內地出版工作的認識，對自身創作與視野拓展具重要幫助。此次交流為澳門與內地文學界搭建了橋樑，助力青年人才在多元視野中汲取養分。澳門青年文學營兩年一屆，由澳門特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資助，筆會青協承辦。



澳門文學沙龍橫琴舉行



由澳門筆會主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贊助，第九期澳門文學沙龍二月二十八日晚上七時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匯信中心尚匯廳舉行。本期主題為“我手寫我心”，由筆會青協理事李嘉瑤主持。



活動邀請司徒子榆(右二)、楊婉君(中)、吳海晴(左三)、李俊文(左二)四位澳門創作人分

享詩歌作品，並由中山著名作家黃廉捷評賞。



▲ 主持李嘉瑤

四位澳門青年詩人其後與出席的多名中山詩人逐一上台朗讀詩作，交流氣氛熱烈。



▲ 中山市詩歌學會副主席楊萬英（上）、中山市作協理事王嫻英（下）等上台朗讀詩作



黃廉捷在點評中指出，司徒子榆從生活體驗中找到詩意的內核，凝練含蓄的語言充滿張力；楊婉君注重營造氛圍、跳躍性強；吳海晴的作品有較強的哲學意味；李俊文則以獨特的意象或隱喻傳遞深層含義。黃廉捷稱澳門創作人越來越年輕，筆下的詩歌都有一種特別的現代性哲思。



司徒子榆表示，她求學時期已開始寫作，愛是她詩歌的主題，她把對家人的愛寄託在詩歌中。



楊婉君關注當下青年的處境，把創作題材與生活型態結合，將社會的規律及變化寫成詩。



吳海晴（筆名曜瀾）則以寫作來抒發情感，她的詩歌不少靈感來自王小波和蔡瀾。



而李俊文關心成年人投入社會後的心理狀態，用詩歌呈現一些人內心真實的、另一面的精神面貌。



澳門文學沙龍旨在分享澳門作家作品，搭建澳門文學交流平台，發掘澳門文學活動的可能性和多元性，定期為文學愛好者提供有品質的品讀、交流空間。今期沙龍首次於合作區舉辦，目



的是希望讓參與者親身感受合作區的發展，同時更方便內地專家與澳門文學界的交流互動。



本期沙龍出席的嘉賓包括中國作家網總編輯王楊、廣州華商學院教授林宋瑜、花城出版社譯文編輯室主任林菁、花城出版社文化編輯室主任周思儀。筆會理事長兼青協會長廖子馨，筆會秘書長賀綾聲、筆會青協顧問蕭威利、青協理事長陸奧雷、青協副會長兼秘書長關曉泉、中山市作協及詩歌學會交流團一行、澳門作家、詩人和編輯等五十人參與活動。

青年文學營格律課參與者眾



由澳門筆會主辦的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第八期課程，1月31日下午三時在澳門筆會會址舉行，由本澳學者鄧景濱主講。活動吸引逾四十名文藝愛好者出席，現場氣氛熱烈。

鄧景濱以“格律句與格律詩”為主題，介紹格律句如何與圖片藝術結合，成為詩化題圖句，以典雅的方式表達個人感受，並教導如何辨別

粵語字音的平仄、對仗、格律詩的句式，提醒創作時須留意避免“以文害意”，鼓勵學員掌握正確方法，在學習與創作中傳承粵語文化。

本次活動主持、青年作家甘遠來表示，詩詞格律是中國文學最重要的表現形式之一，澳門筆會長期推動本澳古典詩詞創作，最近出版《澳門筆會叢書·詩詞卷》套裝集結本澳詩詞力量，未來將繼續開展面向青年學生的詩詞教育，擴大古典詩詞創作隊伍。





▲ 甘遠來



文學營學員詹蕾認為課程有別於傳統學校課堂中的詩詞教育，能生動有趣地認識到粵語的九聲六調，有助詩詞學習和創作。報名旁聽的大學生黃嘉穎、黃曼兒表示課程系統講解古典詩詞的音韻規則，作為本地學生，聲律知識有助創作練習，能幫助糾正粵語發音，提升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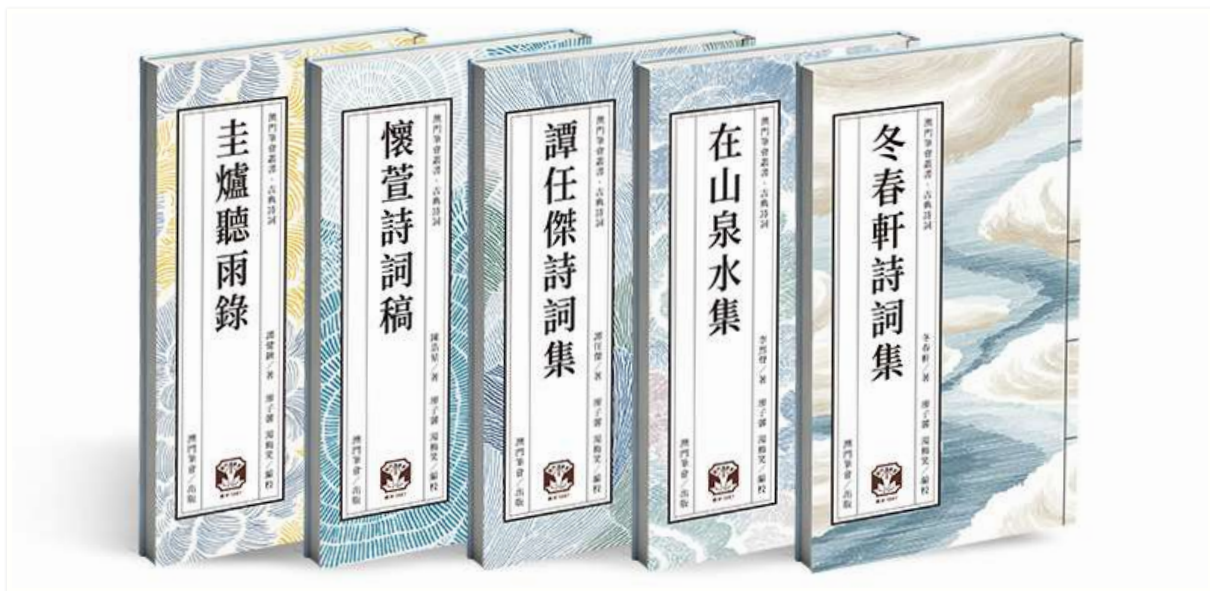
表達的準確性。

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局長張作文、澳門筆會會長湯梅笑、筆會青協理事長陸奧雷、副會長兼秘書長關曉泉等一眾文藝愛好者出席。



澳門青年文學營兩年一屆，由澳門特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資助，筆會青年協會承辦，筆會理事長兼青協會長廖子馨任營長。

《澳門筆會叢書·古典詩詞》出版



澳門筆會2025年12月出版《澳門筆會叢書·古典詩詞》，一套五冊，作者分別為冬春軒、李烈聲、譚任傑、陳浩星、譚健楸，每冊收錄一百首詩詞。該套叢書的出版，既是向前輩作家致敬，也藉此鼓勵青年作者拓闊視野，關注不同文學體裁的創作。

《澳門筆會叢書·古典詩詞》一套五冊包括：冬春軒《冬春軒詩詞集》、李烈聲《在山泉水集》、譚任傑《譚任傑詩詞集》、陳浩星《懷萱詩詞稿》、譚健楸《圭爐聽雨錄》，五位作者三代作家，作品各有所長。榮譽會長陳浩星在叢書總序中表示，澳門筆會在一九八七年成立，創始人梁

披雲、李成俊、李鵬翥、佟立章諸位前輩以廣泛團結寫作者為宗旨，海納百川，從來沒有嚴格區分文學的新舊，也不以作品的語體為入會規限。梁老是名滿海內外的詩人、書法家，著《雪廬詩稿》，也有新詩傳世；佟翁不薄今人愛古人，以近體詩見長。前輩們不管自己從事甚麼形式的文學創作，個人有甚麼喜好，都堅持以團結作家、繁榮澳門文學百花園為第一原則，傾注心力，為每一位寫作朋友搭建交流平台，相互促進，相互提高。

《澳門筆會叢書·古典詩詞》由廖子馨、湯梅笑編校，澳門文化發展基金資助出版。

《〈澳門日報〉文學副刊研究》出版



由澳門筆會成員、青年學者鄭靖所著，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澳門日報〉文學副刊研究》已於2025年12月15日正式發行。本書是首部系統深入研究澳門主流報紙《澳門日報》文學副刊的學術專著，旨在填補華文文學研究領

域中長期存在的澳門文學研究空白。

研究將《澳門日報》超過六十年的文學生產劃分為三個關鍵歷史階段：創辦探索期（1958-1978）、成長發展期（1978-1999）以及回歸後的多元深化期（1999-2019）。書中重點探討了如“新園地”、“鏡海”等著名文學副刊的編輯思想演變、欄目設計以及品牌構建過程，並詳細分析了這些副刊如何培育了東亞大學作家群、澳門筆會、五月詩社等重要文學群體，進而塑造出澳門獨特的文學形象。

作者鄭靖為澳門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長期參與澳門文學史料編撰工作。本書不僅梳理了大量第一手副刊史料，還收錄了對前副刊主編湯梅笑、廖子馨等人的珍貴訪談，為理解澳門文學與文化身份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歷史依據和新的學術視角。



澳門故事——青年作家在地創作培育計劃



2026年1月5日，為鼓勵澳門青年寫好澳門故事、講好中國故事，進一步推動澳門文學事業發展，助力澳門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中西創新學院特別邀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江蘇省作家協會主席、南京大學教授、著名作家畢飛宇親臨澳門，領銜“澳門故事——青年作家在地創作培育計劃”。

是次計劃由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協辦，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教育基金支持。

出席是次計劃啟動儀式的嘉賓有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體部副部長白冰，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吳志良，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高教合作交流處處長譚兆華，澳門文化局學術及出版處處長羅子強，中西創新學院校長仲偉合、副校長王立非、助理校長黃華，以及來自澳門文總作家專委會、電影家專委會、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澳門療愈寫作協會、澳門藝術傳播與文化聯動協會等澳門文化界

的重要嘉賓。

啟動儀式由計劃負責人、中西創新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助理院長、中西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主任楊欣欣主持。



仲偉合在致辭中表示，是次計劃的實施不僅是文學人才培育項目，更是高校積極服務國家文化戰略、參與澳門文化建設的重要實踐。

他強調，文學是塑造城市形象、傳遞經驗的重要載體。

他提出，學校將結合“數智+”辦學特色與人文育人理念，推動文學創作與城市文化、人才

培養深度融合，為學員提供將澳門經驗帶入當代中國與世界視野的實踐平台。



吳志良回顧了澳門多年來的青年文學培育工作，他形容澳門是“小城市大學問”，擁有四百多年不中斷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既完整保存中華文化基因，亦積累了豐富的國際對話經驗。

他鼓勵青年作家既要扎根澳門，深入挖掘本地故事與人性溫暖；又要跳出澳門，將澳門故事置於中國與世界的大格局中講述。

他激勵學員積極創作，並期待未來能出版反映澳門歷史文化與人性深度的優秀作品。

畢飛宇引用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名言，指出“最不幸的天才缺乏表現力，將沉思帶入坟墓”。

他強調，澳門作為一個充滿故事的城市，擁



有“天選之地”的創作資源，呼籲青年作家不應該讓火熱的生活與人情冷暖被埋沒。

他闡釋，小說不僅具有審美功能，更具有重要的歷史認知功能。我們有責任將時代的生活與人性溫暖轉化為敘事，為未來提供認知參照。

他表示將與20位入選青年作家深入探討小說創作與在地書寫，共同為“表達澳門”做好準備。

“澳門故事——青年作家在地創作培育計劃”於1月5日至9日進行。以在地創作為核心方法，在畢飛宇先生的專業引領下，系統引導青年寫作者深入澳門城市空間與社會生活，將城市歷史、人文精神與時代變遷轉化為具有思想深度與藝術價值的文學作品。



是次計劃著力培養一批立足中國立場、熟悉澳門實際、具備國際視野的青年作家，為澳門文學事業提供穩定而持續的人才支撐。

議員顏奕恆與廖子馨會面



立法會直選議員顏奕恆與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會面，就影視創作和文藝發展前景進行交流。

一月初，顏奕恆議員在立法會口頭質詢，呼籲進一步扶植澳門影視產業的發展，該議題引發業界人士和文化界的熱烈回應和關注。

其後，顏奕恆積極與業界接觸、瞭解文化界的期望與訴求，並就影視創作的落實發展進行討論。在與澳門筆會的會面期間，顏奕恆指出，特區政府聯同業界，持續推動文化建設，冀望共同努力促進轉化為更大經濟效益，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他亦提及，不少旅客都會把旅行目的地中與影視作品有關聯的場景放進行程，甚至為了某部影視作品的場景而特意到某地旅行。若拍攝地點在民生社區，還可從中加深對當地文化特色的瞭解。

廖子馨認同特區政府對發展文創產業展現出堅定意志，《2025年文化產業框架規劃》明確提出建設“文化澳門”的目標，並計劃投資十

億澳門元支持影視製作等項目。目前，華語電影市場存在一定的深層危機，例如炒流量、天價片酬、“爛片當道”……這些都可以成為本澳影視的前車之鑑，避開彎路，主打“內容復興”，構建健康、可持續的影視新生態。澳門筆會可以在政府規劃的影視產業框架中發揮作用，成為劇本孵化的核心基地，她相信生於斯長於斯的澳門作家，更能理解本土中西文化相融相碰的精髓、，可以挖掘更多藏於深巷的煙火氣，書寫出獨有的、真正具有澳門味道的好故事。

廖子馨表示，在“文化澳門”的建設中，澳門作家能為本土影視產業的發展夯實基礎，產出具有拍攝潛力的高品質本土劇本，同樣能以貼地氣的澳門故事激活片區，引領遊客走進社區。比如，在媽閣廟前的海域打造大型實景演出，講述澳門漁民生活及信仰；在荔枝碗、在益隆炮竹廠做話劇或舞劇演出，講述路環歷史或造船業炮竹業的故事，諸如此類，讓文學、話劇、舞蹈、音樂等的創作元素融合起來，打造幾台優質的本土演藝作品，每月固定場次演出，做好宣傳，成為遊客必參與的文旅節目，從而帶動片區消費。

顏奕恆表示將整理相關意見，並繼續與業界交流，希望把居民的心聲和具體的建議帶進議會，並為影視產業和澳門整體的發展出一分力。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贊助
Com o Subsídio do Fundo de Desenvolvimento da Cultura

ISSN 1680-6476



9 | 771680 | 647007 |